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樵廬所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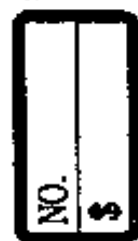
瞿銖菴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精裝十一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樵廬所聞錄

10/25/17

## 俞序

吾友銖庵以喬木世家，多聞故實，精諳史學，著述甚宏。涉筆所至，亦不落尋常窠臼。吾嘗索取其筆記，以實申報月刊，積兩年許，得數萬言。讀者每患不得窺其全豹，今彙印一冊，凡會噴一樹者至此可大嚼矣。

申報之最初期，曾刊筆記若干種，頗為三四十年前人所稱道。故申報月刊近亦常登筆記，以餉讀者。曩時坊間刊行之筆記，作者往往逞海市蜃樓之筆墨，作豆棚瓜架之談資，事既多涉鬼狐，文亦易墮魔障，未必皆合現時讀者之需求。今之此作，則有不然。事實則目見耳聞，議論亦和平中正，不許陰私，不徇好惡，凡有徵引，必舉原書，即其行文，亦饒有自然不經意之趣。不獨為筆記中之上品，抑可作史料觀。世有賞音，必知非阿其所好也。

銖庵撰述甚勤，續有所作，仍登申報月刊。更假數月，行當又出乙集，並舉以飭讀者。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日

俞頌華



## 自序

四庫總目於子部雜家中復分六類：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此三者，宋以後之著述尤多，兼而有之。蓋學者有事於博聞強識，則意之所及，目之所涉，隨筆甄錄，初非有意於傳世。及乎越世之後，而政事典章民生風俗胥得於此考見焉。古人不居著作之名，而後人得其沾溉之益，雜記之功於斯爲大。

余爲此錄，事起偶然。本不敢望古人，但取茶餘酒後之談助而已。積至百則，合而觀之，亦頗有似於沈氏夢溪筆談、王氏池北偶談諸作。未知他日視之，亦有當於徵文考獻否。或能如容齋隨筆之後，更以二筆三筆出而問世也。

民國二十有四年之春

銖庵居士自序





# 柁廬所聞錄

## 目錄

俞序	1	洪氏故宮	11
自序	1	謝摺	12
佛學中之偵探術	1	粵人重貞節	13
裸女	1	家族興衰之傳說	14
元代燕京風俗	1	名劇	15
唐代之胡商勢力	1	董其昌家被民抄	16
湘綺樓佚事	1	今世桃願	17
包慎伯佚事	1	明末清初服制	18
中爲象形字	1	荷花奇案	19
新名詞	1	北都妖妄	20
襄定庵佚事	1	名士嗜好	21

乾嘉風俗	三	頑妃	六
衙署異聞	三	洋米	六
明贈物價	三	京師竹枝詞	六
宜蒙	三	書賈	三
辨髮	六	阮孔婚禮	三
廣和居	七	官場形態	三
明人怪事	六	萬歷媽媽	六
高麗美人	四	義門	六
張獻忠遺事	二	攜眷之官	六
孫春陽	三	宋明娼寮之制	六
明代醫生價值	三	明代戲劇	三
妝域	三	明代之秦淮河船	六
惡疾	六	火藥	六

光宣朝政	六	明代外國輸入之礦產	三
光宣朝士風尚	四	軍機處	五
道光時洋盤	六	藏書	七
西洋建築	六	乾隆名士寫真	六
大紙	七	任中與武億	八
彭玉麟佚事	六	白話對聯	一〇
最古之報紙	八	曾文正諸詩	一〇
龍樹寺雅集	八	眼辨	一三
信箋	八	高郵王氏	一三
麻雀牌	七	明代西蕞致張江陵書	一〇
土豪	八	鼻煙壺	一〇
龍么妹	二	庫中老婦	一〇
裹足	六	張鵬	一六

杭堇浦佚事	二〇	日本木材	二六
戴東原與章實齋	二〇	京曹	二〇
程錦莊與鄭板橋	二〇	九陌	二三
督撫氣餒	二〇	光棍	二七
陶樹與丁寶楨	二〇	茶棚	二六
江春霖祝壽	二二	同仁堂	二三
劉長佑與潘鼎新	二三	古董	二五
公卿好士	二四	萬壽點景	二四
鴉片戰爭之阮文達	二四	崇文門	二六
畢秋帆之幕友	二五	市招	二七
讀史	二五	紙坊	二六
赫德整頓田賦條陳	二六	倉	二六
郭嵩濂論言官	二七	正陽門樓	二〇

# 柁廬所聞錄

## 佛學中之偵探術

法苑珠林引雜譬喻經有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復還白師，爲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教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踏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夫以路旁小便痕而辨爲女子及雌象所遺，以右邊草不動而知象目盲，其推理積密曲折，可謂是近世偵探小說所由脫胎，不意於佛典中得之。

裸女

曾見一英文小本書曰摩吞小傳 (Memoirs of Dolly Norton) 述一八六六年一北美女子親見解奴之戰者，據其親歷目覩，南美人虐待黑奴婦女，有在常人意境以外者。其監奴之豪橫奢淫，殆小國君主所不逮。此女身被監奴所寵，嘗開盛會，令女奴裸露行酒炙，宴畢令賓客各攜所悅入房幃。又述監奴之私罰，以革鞭鞭婦女臀，或裸縛繩尖，使之痛不可忍。按漢書江都易王傳，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正此類也。變態之性心理，事固有之。

元代燕京風俗

元歐陽元圭齋集有漁家傲南詞十二首。其序略云：『余讀歐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漁家傲鼓子詞，王荊公亟稱賞之。近年竊官於朝，久客羣下，每欲仿此以道京師兩城人物之富，四時節。』

令之華。至順壬申二月，屬春雪連日，無事出門，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漏數刻，腹稿具成，枕上不寐，明日筆之於簡。至於國家之典故，乘輿之興居，與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風俗方言，以及四方賓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嘗至京師者，欲有所考焉，此亦可見其大略。其詞僅有四月一首，見於諸書所引，餘頗罕見。茲錄之於左，讀之如親見六百年前景物也。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見了，朝回早闕前，褰帕歡相抱，漢女姝娥金搭溜，國人姬侍金貂帽，繡轂雕鞍來往鬧，閒馳驟，拜年直過燒燈後。

按此言都城氣候，至正月仍寒冽也。褰帕未詳，相抱爲蒙古相見禮。金搭溜二句，見漢蒙婦女妝飾之異。都中婦女元旦後五日不出門，故燈節後數日尙拜年，今廠肆廟會尙至十六日閉會，可見其來舊矣。驟後韻與峭到不合，蓋歐陽氏以其鄉音入詞。

二月都城春動野，引龍灰向銀床畫，士女城西爭買架，看馳馬，官家迎佛喧蘭若，水暖天鵝紛欲下，鷹房奏獵催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繞過社，柳林飛放相將罷。

銀床畫灰未詳。元代以南苑爲飛放泊，育鹿雁，爲射獵之所。海青鷹名也，社後罷獵，所以順

天時育生物也。

三月都城游賞競，宮牆官柳青相映，十一門頭車馬並，清明近，豪家寒具金盤飮，播祭流連芳草逕，歸來風送梨花信，向晚輕寒添酒病，春煙暝，深深院落秋千逕。

十一門者，每面三門，北面獨二門，與今制相同。惟齊化平則二門，居人尙用舊稱。

四月都城冰盃凍，含桃初薦瑛盤貢，南寺新開羅漢洞，伊蒲供，楊花滿院鶯聲啣，歲幸上京車駕動，近臣準備攀輿從，建德門前飛玉輶，爭持送，蒲桃馬乳歸銀甕。

四月始賣冰，以盃相擊作聲，至今如此。建德門卽今德勝門。

五月都城猶衣袂，端陽蒲酒新開臘，月傍西山青一插，荷花夾，西湖近歲過茗醫，血色金羅輕汗浹，宮中畫扇傳油法，雪腕綵絲紅玉甲，添香鴨，涼糕時候秋生榻。

五月衣袂，正是北都氣候，涼糕亦肆中應時食品也。

六月都城偏晝永，轆轤聲動浮瓜井，海上紅樓敵扇影，河朔飲，碧蓮花肺槐芽瀝，綠鬢親王初守省，乘輿去後嚴巡警，太液池心波萬頃，閒芳景，塔宮人戶撈漁艇。



元制都城有警巡院。至飲食之俗，今已不可得考矣。

七月都城爭乞巧，荷花旖旎新棚架，籠袖嬌民兒女狡，偏相攬，穿針月下濃粧伎，碧玉蓮房和柄拗，哺時飲酒醒時卯，淋罷麻稽秋雨飽，新涼稍，夜燈叫賣鷄頭炒。

箎爲竹器，其用未詳，嬌民亦未詳。淋麻稽爲製灰也。炒鷄頭今猶有賣者，但不多。

八月都城新過雁，西風偏解驚游官，十載辭家衣線綻，清宵半，家家擣練砧聲亂，等待中秋明月阮，客中只作家中看，秋草牆頭螢火爛，疎鐘斷，中心臺畔流河漢。

中心臺卽鼓樓，在元時當都城之中心也。

九月都城秋日冗，馬頭白露迎朝爽，曾向西山觀蒼莽，川原廣，千林紅葉同春賞，一本黃花金十鏹，富家菊譜織銀榜，龍虎臺前鼙鼓響，攀仙掌，千官瓜果迎鑾仗。

龍虎臺在海勝門外，迎鑾處也。西山觀紅葉至今爲勝事。

十月都人家百蓄，霜蕊雪韭冰蘆蕨，暖炕煤爐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賽羊頭福，貂袖豹襖銀鼠褸，美人來往鹿車頰，花戶油窗通曉旭，回寒燠，梅花一夜開金屋。

菘韭炕爐，均冬日景物。高昌家養羊頭，福未詳。紙窗加油以取明，今小戶猶然。都城梅花甚珍貴，置暖屋中可促其開。

十一月都人居暖閣，吳中雪紙明如堊，錦帳豪家深夜酌，金雞喔，東家撒雪西家噓，纖指柔長宮線弱，陽回九九官冰鑿，盡道今冬冰不薄。都人樂官年，喜受新年朔。

暖閣者，於室中別以木匡爲小屋，居之以避寒也。宮中多有之。

十二月都人供暖筵，宮中障面霜風獵，中第藏鈎環侍妾，紅袖撒笑歌聲送金蕉葉，倦客玉堂寒正怯，曉洩金井冰生簾，凍合灶觚飭一椽，吳霜鑷，換年嬾寫宜春帖。

暖筵未詳，灶糖之風則無處不然也。

## 唐代之胡商勢力

昔邱仲深據杜詩「雲帆轉遼海，糖稻來東吳」以證唐代之行海運，顧亭林據「蜀麻吳鹽自古通」及「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以證唐代之無行鹽地界。余亦嘗舉「商胡何日下揚州」

憶上西陵舊驛樓；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游。」以證唐時胡商在中國握有經濟威權。漢人亦嘗以馬伏波比胡賈。然則上可以廁身於名將，下可以通問於詩人，其地位詎不重哉？吾國自漢以來即取門戶開放主義，受經濟侵略之脅迫者已二千年於茲。此等重要史實，散在詩文中者，前人多未措意耳。

### 湘綺樓佚事

王壬秋閩運以經學文章名壇坫者，歷咸、同、光，宣至於民國，享名之久，又值變局，蓋古今所稀逢。先生本孤寒，道光之末，年甫弱冠，與鄧彌之等結社長沙，作漢魏六朝詩，手鈔玉台新詠，當時人皆異之；至今遂成湖南詩派。先生於咸豐中客游無所遇，獨見賞於戴順甫，敗不復出，隱居衡山十二年，其經學乃克成就。光緒中葉講學成都，倡公羊，因此與康有爲頗有關也。

先生隨口談諧，皆成趣。民國元年年八十，門人親故合觴稱壽，先生以前一年重逢鄉舉，被賜翰林院侍講銜，是日仍服貂裘，冠藍頂，客面爭之。先生乃指客所服西服曰：「你穿的不是外國衣

服麼？我穿的也是外國衣服。」客亦解頤而罷。蓋清室優待條件有以外國君主禮相待之語也。

先生著述皆刊於生前，歿後僅由長子代功撰年譜二卷冠之於首，以成湘綺樓全集。其實先生詩文隨手散佚流傳，不具稿者甚多，未能收輯爲可惜。集中詩文多摹古之作，刻意求似，殊乖不示人以璞之意。晚年下筆不經意，乃樸雅深至，獨具風格也。

湘綺樓集中哀江南賦與圓明園詞大有關近代史實，而其詞隱奧，年深無人更識其意。余嘗見先生自寫圓明園詞一冊，有自注，又別本有敍一篇，乃托名徐樹銘所撰，絕似陳鴻長恨傳，亦詮釋詞中本事，大抵咸豐寵漢女及中國奸人自縱火燒圓明園，皆實事不誣也。哀江南賦亦有自注本，而無人爲之傳刻。

先生所選八代詩及唐詩均有自批之本。批唐詩多作諧語，余記其批李德裕內官傳詔問戎機一首云：「軍機大臣自命不凡。」

先生詩集中無七律七絕，而有湘綺樓七言近體詩別本，又有夜雪集，則皆七言絕句也。先生有七夕詩，歷敍六十年所逢七夕，極饒風致。

## 包慎伯佚事

包慎伯世臣爲嘉道間名幕，客游權貴，聲氣赫然；其在政治上之主張，多當時流俗所不克窺見者，而爲書名所掩。桐城姚東之有記其軼事一則，卽刊於安吳四種後，事頗有趣。

嘉慶庚午，東之入都，附舟至東梁山阻風，同舟人有言：吾乙丑夏初在揚州搭湖划船，至蕪湖，炕艙官艙客已滿，惟餘房艙之半尙待客。少頃有人負襖被至船旁，指搭半房艙。舟子約以昏定開行。及昏客齊，而搭房艙客其友餞之於河濱酒樓；舟子促上船，卽抽跳挂帆，水溜風利，船駛如箭。客入房艙，布襖被於前半艙畢，坐艙門與炕艙官艙客通問訊，乃包姓，上江秀才也。年約三十，二鼓，衆客各開單，而先搭後半房艙人從艙入，乃二十許少婦。包君無可更易地，少婦手關房艙門而睡，前艙客傾耳靜聽，一無聲息。次日卽抵東梁山，阻風同泊之船數十艘，客皆登岸就江市啜茗小酌。包君獨上山寺眺望。少頃少婦亦下船在市買香楮赴山寺，纖跗豐髮，肌膚鮮皎，岸上人莫不注視，有追險上山寺者。下午包君返舟，則坐艙門與衆客話行業起落，皆得竅要。又縱談其五六年前就川

楚戎幕事，驚愕可聽。然未嘗與少婦一通款語。古人坐懷不亂，不過一宿。包君與少婦異被耳，前後十二晝夜，生平所見奇事，無過此者。

觀此一段，百二十年前，江湖行旅景物習慣，如在目前。而包君之爲人，熟於世故，嚴於律己，皆可見一般。

## 中爲象形字

近年章士釗創五常新解，以仁義禮智信皆從性交關係而出。郭沫若釋祖妣二字爲兩性器官。淺人詫爲大膽。余按昔人早有此種議論。越縵堂日記有云：「仁和人曹縮著縮書二卷，有釋中字者一首，以中爲男子之私，象形字，人以爲怪。余謂此實有據，惟縮不能援引，其所言多妄耳。」逸周書武順解云：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爲彊，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攬晁注云：有中必有兩，故曰參。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近儒謝氏塘申之云：有中無中，卽謂男女，皆以形體言之。男成三，女成兩，皆下體形象。合三兩而成五，交構成室，以生民。案

兩爭曰弱者，謂兩爲陰數；陰性柔，柔相比則爭而益弱；參和曰彊者，謂參爲陽數，陽性剛，以陽之三參陰之兩則陰陽和而化生，陽益以彊，此易之參天兩地而倚數，故曰有中必有兩。蓋人道者五行之精，萬物之本，聖人不以爲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縕，男女構精，皆中和之理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漢書律歷志曰：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凡此皆中字最初之話。說文中字从口从一，其義本難通。近儒改从口爲从口（音圍）說自較勝。而以說參之，亦猶水本从《象，衆水並流从《象，中有微陽之氣，而春秋元命苞以爲《从二人一男一女，一者水，二人合而生水，亦以交構化生之理言之。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皆三代相傳制字之精義，不可爲拘儒道者也。以中字爲象形者，較之取亼字爲象形者淺深迥判矣。

## 新名詞

張文襄雖主新政，而思想陳舊，亦出人意表。其在鄂督任時，公文不用新語，必苦思所以代之。

者及入管學部，一日稿中偶有新名詞，公批曰：「新名詞不可用。」部員某年少好事，戲夾簽於內，曰：「新名詞亦新名詞，亦不可用。」次日更定上之，而忘去此簽。公見而慚怒，竟日不語，徧繙古書，欲有以折之，卒不可得，乃霽顏謝焉。然當時新政皆自日本裨販，而譯者未諳西文原義，又不通古訓，一概直襲，若文襄者，固未可厚非也。

### 龔定庵佚事

近代所謂名士派最足者，以龔定庵爲第一，其風氣亦自定庵倡之。蓋嘉道朝士媵媚取容，鄉愿自好，不羈之士疾之過甚，不覺矯枉過正也。定庵與錢唐陳憲曾爲兒女親，陳之後人傳其佚事於嘉興張祖廉，祖廉遂據所聞爲定庵年譜外紀。云：定庵性不喜修飾，故衣殘履，十年不更。嘗訪憲曾之子元祿於京師，七年胡司時九月也，秋氣肅然，侍者殼棘立，而定庵着紗衣，絲理寸斷，股帽露頂，髮中生氣蓬蓬然，又談次興酣，每喜自擊其腕，嘗乘驢車獨游豐臺，於芍藥深處藉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飲，抗聲高歌，花片皆落。益陽湯海秋過之，亦拉與共飲，問同坐何人，不答。湯疑爲仙人，又疑



爲俠，終不知其人也。

葉德輝云：定庵狀貌奇古，首頂若邱垤，兩額橫高，短身急步，每過酒壚，四坐寂然，惟聞先生聲震鄰屋。在揚州客魏默深處，默深長身，先生服其衣衫，曳地如拖練，或天雨外出，下衫泥濕，歸則擲於帷席間，不知爲人服爲己服也。終日常着靴，有時遊倦歸，急不待脫，以足踢之。一日屢起，失其一，逼索不得，迨先生去，僕人乃於帷頂得之。德輝聞於善化熊鶴村老人云。

魏默深、湯海秋與定庵同調，皆深疾承平鄉愿者。海秋嘗痛詆張文端，聰訓齋語謂此書誤盡天下蒼生，於今思之信然。

何子貞亦與諸人往還甚密，其年輩稍後，經世才似不及，亦俗人所詆爲名士習氣者也。

## 洪氏故宮

歸安吳紹箕撰游夢倦談有紀南京洪氏王宮一則，略云：「僑宮已燬，存者十不及一，願黃牆一帶猶兀然高峙，牆外東西兩亭，蓋琉璃瓦，四柱盤五色龍，由亭拆而北爲正門，門已毀，歷甬道數

十步中樹木牌坊，上大書曰忠義門，朱地金字，旁雕雙龍，聯袂之圖，彩色輝煌，坊之上下皆資民糴附而踞，用刀刮金屑，每人一日可得數百錢云。過坊又走數十步爲儀殿，殿又燬，四壁畫禽鳥花草，設色極工，柱礎且朱漆繪龍，後殿左右兩池，池中俱置石船，踰池而西，有旁屋十餘間，每間置大缸十餘隻，缸與缸接，無一縫之隙，不知何用。旁屋以瓦皆焦土，頽垣上猶懸一木牌云：「此係奏機密之地，不得擅入，違者立決。」蓋賊之樞密房也。由此又踏瓦礫數重爲偽花園，有臺有亭有橋有池，皆散漫無結構，過橋爲假山，山中結小屋，橫鋪木板六七層，進者須蛇行，不能坐立，莫解其故。」

## 謝摺

張文襄詩文主清切，幕中文字有一字未妥，必推敲至當。其開府時，每上一謝摺，輒傳誦一時。六十賜壽，謝摺有云：「青瑣滄江之夢，微物亦荷天慈；黃州詠玉字之詞，受知不在人後。觀者咸詫爲殊常之遇，此生何以酬高厚之恩。臣惟有履冰以勵官方，炳燭而勤老學。撫漢上重來之柳，生意頓增；傾園中向日之葵，忠誠無改。」儼然宋四六之遺音。其尤佳者，庚辛亂後，謝加太子少保銜。

摺云：「伏念北畿倣擾，南紀震驚，致兩宮之播遷，經一年而始定。臣障川力薄，瞻極神飛，既未能提桴鼓以收京，又不獲執羈勒而捍圉，外慚內疚，有罪無功。今者鐘虜依然，威儀重覲，既舉居行之賞，兼甄薪突之勞。恭逢國是之昭明，豈意宮僚之濫附。元祐手書，多難而不忘黎庶，與元赦詔，責躬而曲獎臣僚，敢貪天以爲功，實臨谷而滋懼。臣惟有經營筆路，休養窮檐，治兵求效於補牢，興學圖功於補燭。范文受賞，曾何力於伐齊，管仲納規，願無忘於在莒。」此種文字，尤有拳拳國家氣象，近數百年不恆覩矣。

### 粵人重貞節

粵人重視婦女貞節，似尤甚於他處。藍鼎元鹿洲公案中載一事甚有意義，撮述於下：

「鹿洲以普安知縣兼署潮陽，一日途中聞牧童數人偶語，一童曰：橫逆哉！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矣，以與夫敵袴爲新婦嬌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藍聞而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牽一童來，乃言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數十輩，橫行無憚，一日要行嫁者

於途拉新人自輿中出，摩頂放踵，皆剝奪以去，乞留一下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下體，及賊去，輿夫慚之，解蔽袴與以遮身。藍曰：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衣衫可護，何至用輿夫蔽袴？且其夫又默不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致之死，非徒無益，且得禍焉。問娶妻者姓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尤不知也。越數日，有以白晝搶劫來告者，緝獲一人，訊出同黨鄭阿載阿借等。復購緝獲之，見二人貌尤奇兇。聞平素劫奪幾何云，遠事已忘，止記近數日內事，則雙山行嫁一婦人與焉。問所劫何賊？阿載言：貧人無他長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劫幾人是誰下手？曰同劫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則我與阿借耳。問行嫁則必有迎親多人，汝等敢突出橫劫，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者妄也，命夾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人迎者？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爲以此相欺？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爲善良，甘心作賊，白日行劫，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受不親，奈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留，且分持其體而聚觀，辱人如此，乃天地鬼神所共憤之事，罪不容於死三也。阿載阿借皆曰：我等作賊爲貧所驅，劫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婚之

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觀，未必衣服去留之遂爲關係也。」

又粵俗娶妻得處女者，則以燒豬表之。王闈運湘綺樓上集中有到廣州與婦書云：「賓筵以多殺爲豪，婚禮燒豬輒列數百，俗無羞恥，取婦以得女爲奇，牀第之私，守宮之驗，明告六親，誇以爲榮。知禮之家，亦復隨俗，亦既觀止，我心則降，此尤可笑歎者也。」重視貞節至此，誠所罕聞。

## 家族興衰之傳說

明清兩朝士風受科舉制度之鈐束牢籠，其害不可勝言。然白丁得一第，頓可昂首青雲，社會階級亦緣此剷除不少，以視六朝之以門地埋沒人才，終覺此勝於彼矣。特在科舉制度盛行之日，家族盛衰之故，亦往往有耐人尋味者。一姓之興，或勃焉而不知其所由興矣，或再三傳而澤斬，或十數傳而始替，或乍替而旋興，或忽起而忽滅，此亦近世社會史中一公案，深待學者之研索者也。大抵以地域言，則大江南北最爲世大家族所萃，而河北、山東、廣東次之，西南各省最少，因由文化較後，亦以明末之亂元氣戕賊較甚也。若吾湘則相傳無傳至三世者，世俗遂諉之於風水云。

清代諸名家之異，皆有一種傳說，其異也愈驟，則傳說愈離奇，今以諸書所載彙次數端如左，雖誕鄙可笑，亦可以覘世風也。

一曰桐城張氏，張英父子，歷相雍乾，握政柄，其子姓入翰林，歷鄉貳者，及於數世，至今爲皖中大族。有清世家當推爲巨擘。傳說云，明季有張翁者，年三十餘，偶於後圃鋤地得一壘，白翎滿中，得二十餘萬，翁起視之曰：某窮儒也，亂世驟得多金，恐轉速禍，願留此爲闡境賑饑之用，力掩之。入清後，以訓蒙終其身，臨卒呼二子至榻前曰：我有遺志未償，後圃埋銀若干，留以振濟饑荒者，乃桐城數十年風雨和甘，竟無歉歲，我死當守我志，如敢妄動毫釐，非我子也。二子遵父命，又堅守二十餘年，桐城大荒，兄弟赴縣擊鼓，白先人意。縣令親至發兌之，得十四萬餘兩，令卽屬教官趙公經理其事。趙故常熟巨族，性方剛，自查災以至散賑發銀，皆親手自兌，無一絲苟且，桐人感頌焉。一夜趙夢有人推手車數輛，車上悉載紅藍水晶車渠等珠，如核桃大者以數千計，問何往，曰送張氏，後另有一車珠，曰送於趙者。夢醒不解所謂。至雍正十年，定頂珠之制，趙始悟所送者爲頂珠，其後張氏遂鼎貴。

一曰連平顏氏，顏希深初爲山東平度州知州，因案留省，太夫人迎養在署，忽大雨七晝夜，山水驟漲，居民爭登城避水，哭聲殷天。太夫人命速發倉穀賑飢，署內外皆堅持不可曰：「此須詳明奏准，否則擅動倉穀處分甚重。」太夫人曰：「此何時，猶拘泥文法乎？」平度距省遠，俟其詳奏，數十萬災黎盡成餓殍，君等無恐，速發以救倒懸，吾子功名不必計較，卽查封備抵，罄吾家所有尙足以償。於是盡出簪珥易錢運米城上發給，其有綠樹登屋不能爲炊者，聯筏載麪餅施之，州民賴以全活。東撫以擅發倉穀奏參，康熙帝曰：「有如此賢母好官，實心實力，不加保薦，乃轉列之彈章，何以示激勸？」立擢知府，不數年巡撫貴州，子孫多仕至督撫，粵東仕官之盛以連平顏氏爲最，亦至今未衰。

一曰大庾戴氏，其事尤奇，戴氏本安徽休甯人，其先幕遊江西，饒賈聘之館於大庾，是邑在豫章之邊境，地瘠民貧，邑中人從無登甲乙榜者，或咎學宮風水不佳，僉謀遷造，乃得吉地，鳩資興工，分派於邑之有力者，衆以鹽賈資本甚富，派出五百金，某答以有東人在，不得自專，衆強之，某謂衆曰：「此銀係某墊出，現已函商，倘東人不准開銷，仍須歸款，衆諾之，攜銀而去，未幾鹽賈覆函至，果以興修學宮與貿易人無涉，不允捐貲，某持書示衆，并告以寒士每年薪俸無多，不能因此受累，衆答

以此銀因工程緊迫業已用罄，現在多方募捐，尙不敷鳩工充材之數，實難歸墊，我等已將芳名刻入碑板矣。某曰：果爾則我有二弟擬在此就近應試，諸君許之否？衆皆曰：可。於是戴君子弟先後入大庾學，其弟卽篋圃侍御（第元）可亭相國（均元）相繼入翰林，可亭之子蓮士相國（衢亭）繼登大魁。

## 名刺

民國以前制度，名刺用紅紙印姓名，字之大小約方一寸，居紙之中而略占於右上。京官所用字稍大，外省則尤小焉。率請時下名手寫而刻之。

翰林官用大字名柬，其大幾編紙全幅。據湧幢小品則明嘉靖以前尙只用蠅頭小楷，後乃漸大。於是爲詩以嘲之者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如今名大欲如何。」又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

清季外國使領及傳教師慕翰林虛榮亦用大字名刺。



清制翰林名帖不用紅紙而用白紙，人反視爲高華，若不可及，世多不解其故。其實古人名刺本來皆用白紙，翰林猶存古制耳。明皇甫庸近峯聞略（茶香室續鈔引）云：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貴，頓十數倍。又卽瑛七修類稿云：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景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今之刺紙非表白景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闊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

### 董其昌家被民抄

明代江南鄉宦勢力最爲橫桀，而士子結納干預，肆行無憚，亦最甚。順康間哭廟案發，大受懲創，其鋒漸斂。近年崑山趙氏又滿樓叢書有傳鈔之民抄董宦事實一卷，內述董其昌家事如右：

董姪祖常於萬曆四十三年，率家人二百餘，搶一陸秀才，僻遠家中，使女綠英，搶劫未遂，將陸家搗毀而去。是時恰有一蘇州人業說書者錢二，據編其事，於市中演唱，另一秀才名范庭芝者，適

在旁聽唱。不意董僕聞之，密報其主，即將錢二鎖至家中，硬栽庭芝以主使之罪，百般凌辱。庭芝不勝憤，到家而死。庭芝與董氏本有戚誼，故庭芝死後，其母馮氏其妻龔氏率三四僕婦赴董家說理。其來意固已不善，祖常與馮氏龔氏言語衝突，將其逐出門外，並將所帶僕婦，剝去下衣，分縛兩足於椅上，恣意侮辱。此事傳出，頓動公憤，皆欲甘心於董氏。三月十五日在府縣行香之際，羣衆聚集董氏門前，將其豪奴陳明家搗毀，更將董宅雕梁畫棟二百餘間一齊燒却，甚至上海、崇明、金山等處之人亦有遠來與其事者。

此紀事一卷詳述原委，其中董祖常侮辱陳氏僕婦一節尤可爲髮指，不意優游林下以書畫鑒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然明代秀才之難惹及其無聊亦可窺見大概矣。語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語在明代殊不然，明代秀才真能造反，但不能造大反耳。

## 今世桃源

昔聞河北涿縣境內有老人村者，其中居民每年一出完納錢糧。有人曾見所持糧券是明永

藥年中物。衣裳古樸亦異於今。村處深山之中，所需咸備，惟缺食鹽，非市鹽及完稅不出山一步，人亦無有至其處者。余嘗問河北人，多云實有此說，惟或云在滿城，而滿涿二縣政府皆不承有此事。今河北各縣已全辦自治，無論如何僻壤，要必盡入自治區中，果其人民淳樸，自有山川，不應縣府毫無聞見。蓋河北各大縣轄境多過於寥廓，縣府經費又經折減，而近年任縣長者又多東北武人廝奴，不知民政爲何事，詢以此等事，宜其瞠目矣。

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觀於英屬之沙克島 *Seychelles* 而益信。是島處英法海峽中，距兩國道里略均，其居民皆操二國方言，然其地爲古諾門德公國之一部，英王既兼諾門德公，故此島亦爲英領，蓋中世紀封建采邑之最後遺留於二十世紀者也。

舊邑主之得是島當一五六五伊利沙伯在位時，今邑主之大父得繼其位，亦近八十年矣。今邑主爲一婦人，其夫爲一歸化之英國人，原籍美國。全邑居民不及七百，皆以農漁爲生，無一機械工業。議會、政府、法庭、監獄、警察皆具體而微。邑主食租衣稅，政簡刑清，有春臺熙熙氣象。在政治上爲英屬之最小自治邦，而一切法律皆得自訂，其中大半沿自中古，例如最初移殖之四十家莊地

不得零售，邑民除租稅外每年有二日之徭役，從事於公路之修築等等。尤足驚異者，現行法律禁止汽車入境，此爲逆抗新潮保持舊俗之惟一方法。其女君之意欲於二十世紀科學世界中盡力存此一片土爲中古生活留一全影，故終女君之身不欲有所變易也。

異哉，距倫敦巴黎不過數小時之行程，於汽管參天煤煙幕地之外，猶有此清淨土。武陵山中不知魏晉，古今中外無處不可遇之耶？此事見去年七月地理雜誌女君自記篇中。

前清河北老人村事，以爲今世桃源，頃又見綺樓日記言湖南湘潭亦有此等地方，其言曰：

隱山九洞，坤人不入城市，同治三年有往卜居者，彼中人猶稱道光四十四年，乃不知縣城曾失守。

果如其說，則二十八年不入城市，竟不知道光之後尚有咸豐同治，所謂不知有漢無魏晉矣。然彼既不奉官頒曆日，又何得知晦朔，更何從知爲四十四年耶？恐仍出附會。

## 明末清初服制

上海胡祖德雲翹會輯胡氏雜抄，其中一種曰姚氏紀事編者，上海世家子姚廷遴字純如所撰。姚氏世居上海城內館驛街，所記自崇禎元年至康熙三十六年，兼日記年譜體裁，其中述明清之交，風俗變遷至爲有味。摘錄如下：

明季服色俱有等級，鄉紳舉貢秀才俱戴巾，百姓俱戴帽，寒天絨巾絨帽，夏天鬃巾鬃帽。又有一等士大夫子弟戴飄飄巾，卽前後披一片者；純陽巾，前後披盤雲者。庶民極富，不許戴巾。今概用貂鼠騷鼠狐皮纓帽，不分等級，傭工賤役與現任官員一體亂戴。

明季現任官府用雲緞爲圓領，士大夫在家亦有穿雲緞袍者，公子生員輩止穿綾綢紗羅。今凡有錢者任其華美，雲緞外套遍地穿矣，此又衣服之一變也。

明季請客，兩人合卓，椀碟不甚大，雖至甘品而肴饌有限。至順治七八年忽有冰盤宋椀，每椀可容魚肉二斤，豐盛華美，故以四人合一卓。康熙年間又翻出宮椀洋盤，仍舊四人合卓，較冰盤宋椀爲省，後又有五簋椀，其式比宋椀略大而加深廣，納肴甚多，此又食用之一變也。

明季所無而今忽有且多者如煙筒、煙袋、火刀、火石之類。余幼時取火惟用撩黃紙，今用

粗膏紙。紅纓向用於馬鞍轡上及梅條槍頭，今人人用以飾帽矣。海獺鼠海螺皮之類，人人用以製冠矣。涼帽初用藤席製成，以後或用細篾，或用踏馬蘆皮，江甯等處用絨編造，其製尤巧。更有織成盤龍錦片袍領袍袖及三鏤褸月華裙月華膝，備極精巧，皆二十年前所未見也。

明季兵勇身穿大袖布衣，外披黃布背心，名曰號衣，頭戴五色布紮巾，手執狼筈長槍等物，今清兵盔甲用綵緞繡龍，整齊嚴肅，此兵式之又一變也。

## 荷花奇案

明隆慶六年九月十一日北京有一奇案如左：

皇親周世臣者家無妻子，止用一使女曰荷花，一僕曰王奎。奎與其妻別居，距周所居少遠。是夕有盜至，欲行劫，世臣驚覺與相抗，爲盜所殺。荷花在耳房聞聲入視，撫其身死矣。兩手帶血，染於門杠，亦未及點燈照視也。其盜去時因未得財，但稱：「有冤保冤，你家還有荷花王奎俱要殺死。」等語。荷花度盜已去，乃走至王奎家報之，且述盜言。奎曰：「汝且先去，我待天

明來吧！」荷花歸，路逢巡更人執之曰：「汝一女子黑夜獨行何爲？」荷花答以周皇親被劫殺及已往喚王奎等情。巡更人不信，共執荷花反至王奎門訊之。天仍未明，王奎聽得多人，在門且懼盜報冤之言，以爲盜復至矣，匿不應。諸巡人扶門而入，奎愈懼，潛入床下，執出面如土色，口不能出一言。及回至周皇親家，舉火照之，門杠手指血印，正荷花手上血也。且隣右皆云未聞得有賊人聲，俱至兵馬司，適兵馬司坐事住俸，乃執其僕王奎，誣以因姦謀殺世臣。至刑部，又率然定讞，竟坐兩人凌遲。萬曆四年十月處決。後年餘，獲大盜朱國臣等，自言「殺世臣者我也，我行劫久，殺人多，死亦瞑目，但因我而誤殺王奎荷花二命，心實不忍。」且云「二人處決時我在法場看，欲出認之，恨爲同夥所阻云。」

此事見於明人小說近事叢殘及萬歷野獲編，野獲編所載略有出入，張江陵當國之初，乃有此事，殊可異。意者此正江陵所以不能不整飭綱紀歟！

## 北都妖妄

民國以來，北都妖妄之事，殊未減於清季，不獨傳於里巷，且恆爲士大夫談資。其最盛傳者，云有王某能飛行絕跡，某日方與客談，暫出復還，則已赴西山，與某某相晤，他日詢某某，較其時日情事，果不爽。又有某能望人頭上氣，以決其吉凶貴賤，云紫氣最佳，黑氣最惡。此皆民國七八年以後，至十六七年盛傳之說。

又民國七年戰後，天津盛傳鸞壇詩二首云：

異地梨渦不解鑿，風塵輸與錦車人，莫嫌此地無顏色，猶有燕支一段春。  
洛水驚鴻見亦難，春蘭秋菊總無端，可憐絕代陳王筆，留作香閨粉本看。

第一首指黎元洪見阨於馮玉祥及段祺瑞起爲執政之事；次首指吳佩孚、徐世昌、曹錕。向來北方鸞壇詩無此雅調，自是好事者所弄狡獪，然亦十三年以前膾炙人口之作也。

## 名士嗜好

昔何子貞紹其嗜酒，尤好以金華火腿佐紹酒。其嗜好與張船山問陶略同，船山官知府時嘗



奉大府檄訊巨案，但索金華精脯一盤，紹酒一罇，酒未半而案結。事見某說部。何子貞事則湘人，皆能道之。子貞之父文安公，凌漢官京朝數十年，每食必具湖南醃菜，皆文安夫人率子婦輩爲之，其精美可口，傳稱於時。事見東洲草堂集。

梁山舟同書嗜食枇杷，其孫女嫁上元王氏，山舟每過金陵，必假館其家。求書者踵接，其孫女遂買枇杷數百枚，以大盤盛之，獻諸坐右，先將筆墨及求書各紙陳其側，山舟見之大喜，遂命其孫女侍側磨墨，且啖且書，枇杷啖畢而書亦竟矣。此事見江甯甘熙白下瑣言。山舟無子，蓋其嗣子所出孫女耳。

白下瑣言又記怪事數則云：粵東馮晉漁刺史，慕僑居明瓦廊，性嗜鴨，凡赴友燕飲，必先問有鴨幾何品，嘗謂金陵所產鴨甲於海內，如燒鴨、醬鴨、白拌鴨、鹹水鴨、鹹板鴨、水浸鴨之類，正四時各擅其勝，美不勝收，予所以僑寓斯邦者，正爲此耳。又嘗畜大蛇二尾，去其舌齒，以竹筒藏之，夕則放於衾內，與之共寢，率以爲常，尤爲怪事。梅伯言嗜栗子，赴都時，道上日蒸以當飯，計自王家營至都門，食栗三十餘斤。栗性滯膩，多食令人氣悶，而彼獨安然無恙，豈臟腑別異，出於性生耶？

又湘鄉曾重伯廣鈞，文正公之長孫也。幼時嗜食雜物，餅餌不能經宿。最奇者好手捕蒼蠅而食之，不獨無病，且聰明強健，壽至六十餘。昔人說部中謂有以食蟲豸爲樂者，以此證之，殆不誣。

甘泉焦里堂循襄阮文達，山東學幕時，聞偃師武虛谷僂名，且聞其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一日有客自外至，身長八尺，破毛羊裘，白鬚蕭蕭然，與道姓名，卽虛谷也。談次極洽，因問以食量，虛谷掀髯笑曰：天下豈有此人，其半則庶幾可得耳。虛谷能飲啖，其本傳不載，乃借里堂以傳之。又里堂初好食蒜而惡韭，筵有韭則遠其坐，三十五歲時授徒村中，見畦中韭肥秀可愛，試食之而善，自此遂每食必具，皆見雕菰樓文集中。

## 乾嘉風俗

汪輝祖病榻夢痕錄爲其自記一生事實之書，誠合乎所謂自傳體裁者也。其中敘乾嘉中服飾及錢幣之變遷最有價值。輝祖生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卒於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所歷幾一世紀，又起於寒素，周歷官幕兩途，故所見廣而且確，真良史料也。

其述服飾云：

年二十二客游，攜一竹筒，冬夏兼儲。是冬嚴寒，外舅以裘衣余，謝却之。後入胡公幕，止服高麗布袍褂。（高麗布絲爲經，木棉爲緯，簇簇有皺紋，如蠶殼然，今久不見矣。）時幕風樸素，重裘尙少，卽衣表亦未嘗有紅青色也。己卯庚辰間，或衣反裘馬褂，羣耳目之。己卯胡公贈余灰鼠褂，辛巳孫帥贈余羊皮袍，余始得重裘。然皆盛服，非敢常服也。戊子叨鄉薦，製山羊皮袍褂爲公車之飾，其餘絛夾衣無紅青褂，都門以元青爲素色，見大人先生則假紅青褂於沈青齋。青齋亦無他製，良友易衣而出，至今感同袍雅誼。所見孝廉反裘者，十不得一二。迨乙未則無不反裘者。宦途服飾之華，亦始於戊子己丑，至是益麗。吾鄉素號簡質，二十年來亦俱絢爛。今則賓朋燕集，冬皆反裘，夏皆紗羅，以嵌皮山羊皮爲不足齒數，葛不經見，甚至婦人女子十有六七亦衣裘衣羽毛緞矣。

其述錢幣云：

讀邸鈔京師每小錢五文，直制錢一文，蓋於行使之間，寓禁止之權。浙省尙未通行，官非

不禁而民間小錢愈熾。每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七八九十文，市肆交易竟有作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十者。杭州尤甚。銀價因之日減。蓋錢肆易錢，價無一定。自鵝眼以至制錢凡數等，雜小錢者曰時錢，其稍淨者曰鄉貨錢，純制錢者曰典錢，以銀易錢，相錢議價，錢既參錯，用者不便，乃計所易之錢折受番銀，故番銀之價昂於庫銀。余年四十幾以前，尚無番銀之名，有商人自閩粵攜回者，號稱洋錢，市中不甚行也。唯聘婚者取其飾觀，酌用無多，價賂與市銀相等。今錢法不能盡一，而使番銀之用廣於庫銀，小錢之利數倍制錢，不知其流安極。番銀又稱洋錢，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戳，曰爛版，曰蘇版。價亦大有低昂，作偽滋起。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之銅胎者爲洋甕，槩之填金者爲洋漆，松之針小本矮者爲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爲洋菊，以及洋扇、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僂指，其價皆視直省土產較昂，毋亦鄭聲亂雅之弊歟。

末段述洋錢之來歷甚可珍貴。輝祖四十歲當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也）。輝祖居浙東，蓋見洋錢較內地略早。

## 衙署異聞

孫搏餘墨偶談續集卷三云：「衙署中事雖極纖細而積習牢不可破。曾見數端，錄之以博軒渠。家君宰曲沃時，供役手民有任規者，有任矩者，絕不相雜。一日修枷，矩者已備，惟圓口未開，固強之不可。又裱糊匠亦分有二，糊者單紙，裱者雙紙。一日喚糊者泥窗，使其溜縫。糊者曰：此裱匠事也。亦堅不任。又靈川山中有楊梅石，俗名仙人米，時有友人索寄，採取必歸斗級。最可笑者，在鳳台時一日家人自鄉拾雉卵數枚歸，屬尋伏雛家帶伏，皆不應。就中一人曰：此係歸捕班事，因山右伏雛曰哺雛，音相同也。捕班遂攜去，絕無推諉。」

又余聞貴州某縣署中裱糊房屋必喚道士，追究其故，則云昔曾有裱匠攜其所親道士入署爲己助，自是遂相沿以道士充役。大抵類此之事尙甚多云。

## 明清物價

因病榻夢痕錄而連類記明清風俗物價數則如左：

益都縣志有明知縣趙行志崇儉約規一篇云：「今約凡大小會皆二位一卓，每卓前冬春餅子四盒，夏秋果四碗，菜碟四個，案碟四個，大會肉菜九碗，麵飯二道，米飯二道，小會肉菜五碗，麵飯二道，米飯一道，每卓攢盒一個，每格止用一品。此外小飯，小碗與夫燕窩、天花、羊肚、猴頭、鵝鴨俱不用，家中即有餘蓄，亦不許多加一碗，以防漸增。家人一湯一飯，但飽而止，或每家人折錢十文亦可。惟官席遠客方設獨卓，果肴各加五品，其看席五牲之類俱不必用。若閒常偶會，每卓四人，四面攢坐，即八人攢坐亦可，小菜四碟，每人米麵飯各一器。」

龔煒巢林筆談：「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瞻其記順治三年嫁費，會親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猪羊雞鴨甚賤，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

光緒吳川編志引陳舜系亂離見聞錄曰：「予生萬曆四十六年，時丁昇平，四方樂利，又家海內，魚米之鄉，斗米錢二十文，魚錢一二，檳榔十顆錢二文，柴十束錢一文，斤肉隻鴨錢六七文，斗鹽

錢三百文。」

長沙周壽昌於咸豐初年撰思益堂日札云：長沙風俗醇樸，故儲粟較豐，十年以來，戶口日貧，食用日侈。嘉慶二十四五年及道光初年，童子尚無衣裘帛者，間有之皆引以爲戒，弱冠後卽製裘亦甚樸，又必素封家乃如此，否則以織絨代之。今則十歲後皆著羊裘，此後灰鼠、豐狐、海龍、天馬，視力所能致者皆致之，無論年與分也。更有以湖綢江綢爲小兒繡襪者，尤暴殄。嘉慶時民間宴客用四冰盤兩碗稱極腴，惟婚典則用一碗蠶乾席。道光四五年間，改用海參席。八九年間，加四小碗，果菜十二盤，如古所謂餽釘者，雖宴常客亦用之。後更改用魚翅席，小碗者八，盤者十六，無所謂冰盤者矣。近年更有用燕窩席，三湯四割，較官饌尤精腴者。春酌設綵觴宴客，席更豐，一日糜費，率二十萬錢，諸舊家知事體者尙不然。長沙視善化亦稍樸，以巨商游宦多寓南城也。

## 宜 檬

嶺以南有黃色而酢質之果，俗呼檸檬，近年製爲汽水，或切以滷茗，人皆視爲西洋食品，未有

知爲中國所固有者。按元吳萊淵穎集有嶺南檸檬子解渴水歌，正卽今之檸檬水。而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梨臙詩云：「粵人呼宜母，亦或訛宜濃，粵稽桂海志是物爲黎臙。」是黎臙出桂海虞衡志，其名尤古，且近於正。

## 辮髮

今傳南薰殿所藏歷代帝王畫像，元朝諸帝皆作兩小辮，垂於兩耳，是與滿洲制不同。滿洲乃金之苗裔，按大金國志云：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顛後髮，繫以色絲，是滿洲制與金制不殊。惟大金國志又稱遼宋臣劉遷剃頭頂髮，不從；又天會七年下令削髮，不如式者死。既云剃頭頂髮，則似與滿洲制微有區別。其後至海陵時，詔河南衣冠許從其便，剃髮之禁自此遂弛。海陵雖無道，此事固足稱。

又金劉祁錄大梁事，記崔立之變，令在京士庶皆削髮爲北朝民，是元初亦有薙髮之令。



## 廣和居

廣和居爲舊京饒有歷史之食肆，以其偏在宣武門外，近年生意日落，已歇業矣。己巳庚午間，嘗與曹纓衛同過訪，因招南城舊友小飲，纓衛言肆中本有何子貞所欠帳單，其上有貞翁親筆數字，不知爲何人謀去，詢肆中最古之史料，僅出示倒字一紙。（北方所謂出倒，卽今南方所謂招盤也）其字云：

道光十一年十月初二日立倒字人盛連英今在北半截胡同路東開設隆盛軒酒鋪門面平房二間一處，因無力成作，情願倒與申廣泰開設廣和居生理，言明出備倒價京平足銀四十六兩正……

又據肆中人云：庖人孫姓自同治四年起入股一成四厘五，自此營業漸盛，蓋亦其經營得法之一端。道光中葉，正文恬武嬉之時，京朝士夫盛以飲食徵逐爲事，張之洞食陶菜詩云：「都官留鱸爲嘉賓，作膾傳方洗洛塵，今日街南詢柳嫂，只緣曾識舊京人。」注云：陶堯香宗伯以西湖五柳

居烹魚之法授酒家名曰陶菜，此卽廣和居之典故也。其後又有所謂「總理」者，據樊山續集詩注云：當譯署初設時，宣南廣和酒肆以雜菜豕肉樹切爲羹，名曰「總理」。近又有江豆腐一品，則余忘其出典矣。

肆頗風雅，至近年猶遍懸詩人墨客名蹟，無一俗筆。卒以住宅多移入內城，無法以振其業，開肆正及百年而戛然止矣。悲夫！

## 明人怪事

楊士聰玉堂春記云：「崇禎時，上出甚早，而百官多未到者，德州乃上揭參班役及裁縫，參班役以其赴寓遲，參裁縫以其綴繫不堅，臨朝脫落也。又云：鄭方水館師偶票一疏，內有何况一字，誤以爲人名，票云何况著撫按提問，上駭改乃悟。」此宰相之笑談也。

明史中有言官請於禁中設棘飼犬者，有上書用再照人主奢儉係四方安危等語，公牘體例且不諧，反爲中官所訐者。此言官之笑談也。

野獲編云：世宗晚年每寫夷狄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夷狄也。

野獲編又云：正統中順天大典知縣馬通詔京城有號風流漢子者，專以嫖賭致錢充花酒費，宜令娼妓家不得有雙陸骨牌紙牌骰子，道上有醉臥者令火夫舉置鋪內俟其醒而枷之，章下法司議賭博者運糧口外，但枷示醉人非舊典不可行。

此皆明人行事之可笑者。

思益堂日札云：『雍正朝錢以煥由知縣行取授部屬，旋擢御史入臺，一清敕尼姑還俗，一奏民間養女至二十歲以外敕督撫諭令速行擇配，一奏民間鬥毆每起於數十文錢，請令有司查明有需數十文之窮民，給錢以濟緩急息爭鬥。疏上，奉旨切責，著以主事原只發回原籍。故事臺臣三月無疏，有辱臺之罰。如此建言瑣鄙，轉不如仗馬不鳴也。』又雍正時滿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防顛越，時稱駝煤御史。嘉慶朝有御史奏請開牛禁，准回民宰賣。上諭責以該御史非回教中人，信口亂道。案賁父詩話：慶歷中有衛士震驚宮闈，捕得殺之，御史宋禧言蜀中羅江狗宜畜之以警夜，時謂之「宋羅江御史」。席平鞠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奏曰：「從車邊近矣。」時號「車斤御

史一言斬也。建炎進退志：紹興乙卯以旱騰雨，諫官趙霈言請禁宰鵝鴨，時謂「鵝鴨諫議」。又嘉定中，御史羅湘上言：越州多虎，乞飭多方捕殺。張次賢奏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宋史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除諫官，人目之爲「三不吠犬」。明史給事中胡以甯請禁食蝦蟆，時號「蝦蟆給事」。此皆可與前事相比附者也。一因記明人可笑諸事，牽連錄之。

## 高麗美人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元制歲貢高麗貢美女，故張光弼贊下曲云：宮衣新尙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連夜內家爭借看，爲曾著過御前來。

明權衡庚申外史：徽政院使者宦者高麗人禿滿，滿夕兒首薦高麗女子祁氏於宮，立爲次宮皇后。祁后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娶得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麗矣。

此元代高麗女子在中國之勢力也。野獲編云：成祖妃權氏及其他四人示爲高麗人，後正德

間回人於永上言高麗女白皙而美，大勝中國，因并取色目候伯及達官女入內，中亦多外國人也。朝鮮且有進女之制，宣德十年帝命中官遣回金黑寺五十三人，則此制至明不廢。

### 張獻忠遺事

明季張李遺事今皆得之傳聞，以視洪楊史料尤爲希少。張李殘暴宜無人爲之紀載，然僅憑官書一面之詞，終未能視爲信史。合肥余瑞紫曾著張獻忠陷廬州紀，向來著錄家皆未涉及。民國十八年忽由合肥徐曦印行，玩其語氣頗持平，似非依托之作，瑞紫身陷賊中，述其聞見，不假文飾，尤可珍也。錄其見獻忠一段如左：

……大虎叫走，予卽隨行，走至花園中，卽八大王張獻忠駐處，但見八賊頭戴水色小抓氈帽，眉心有箭疤，左頰有刀痕，身穿醬色潞綢箭衣，脚下穿金黃色緞靴，坐虎皮椅上。大虎到旁叫跪，予卽跪，叫跪頭，予卽叩首。張問：「你要去家麼？」我就叫人送你去家。」答曰：「小的沒家，情願服伺老爺。」又問：「你是那樣人？」答曰：「讀書人。」問：「可會作文章麼？」答曰：

「會」八賊問：「我考你考。」叫取紙筆放他面前，隨有人持全東毫筆端硯金墨俱放在方桌上，予稟出題。張云：「王好戰一句。」予先寫破承呈看，初以賊必通文，豈知字亦不識，見送上手本，假作看介，說好，誰帶你來，在誰家養活你。大虎叫走，予即走。

此下述廬州道蔡汝衡死難事，合兩事觀之，則獻忠雖凶惡，而出言亦非全不近情理者也。

走出大門內，又叫大虎，虎說站此候，予立俟，只見張亦出門外，黃傘公案，左右劍戟如林，叫帶過蔡道來。蔡道扎包頭，身衣藍綢褶，綾襪朱履，不跪，直兩頭走，以手摩腹，曰：「可問百姓。」八大王責曰：「我不管你，只是你做個兵備道，全不用心守城，城被我破了，你就該穿着大紅朝衣，端坐堂上，怎麼引個妓妾避在井中？」蔡道無言可答，其妾王月手牽蔡道衣襟不放，張叫砍了罷。數賊執蔡道於田中殺之，王月大罵張獻忠，遂於溝邊一槍刺死，尸立不仆，移時方倒。獻忠有時詞色亦極謙和。

……汪公子親家姓倪者，馱幾箱綢緞至營，汪公子見之喜極，可望回家。八賊亦喜，款待甚豐，次日看貨，即又不喜，曰：「我要的是織金緞子，這是繡金的，不大好，既買來罷了，只是煩你

再買一轉，倪人半晌不言，後緩緩說：「不敢欺瞞老爺，我爲這宗貨多用許多銀子，不必講，還耽許多心，吃許多驚嚇，南京機房都說我替流賊製貨，城門上盤詰總是錢要使通，受千辛萬苦方得到此。」八賊曰：「這是有的，我不管你銀子多給些隨你用，只要貨好。」次日兌千餘兩，原驢馱去，汪公子沒奈何垂淚送之。八賊將緞子分散各營頭目去，隨即做出齊穿來謝恩。

## 孫春陽

孫春陽爲吾國店肆中之歷史最悠長者，觀其制度，益深得科學管理法者。蘇州府志猶存其故實，蓋即據履園叢話也。其略云：

蘇城閭門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案春陽甯波人，明萬曆中年甫冠，應童子試不售，棄舉子業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爲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尙舊物也。其鋪如州縣署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醫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總管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

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孫尙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爲東南一大都會，百貨雲集，何啻數十萬家。惟孫春陽爲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閩郡無有也。

## 明代醫生價值

冒襄同人集云：「袁道士號汝和，南郡第一名醫也。難請之甚，須發一通家待教生帖，著人邀之。邀到看脈畢，一面備精錢百文，藥童錢七十文，送一禮多則五錢，少則三錢。」

俞樾茶香室續鈔引明楊循吉蘇談云：「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

余按後者醫價尤高，蓋吳中風俗尤侈於南京乎。

## 妝域

妝域者，一種室中遊戲，蓋盛行於明宮中。鄧之誠骨董瑣記云：



朱映潭（文藻）妝域詩序云：予見樊榭山房手稿，曾有妝域聯句詩，謂是明神宗宮人兒嬉之具。予後鮑氏知不足齋，見有求售者，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涉上，黃司馬小松署齋出示所藏。乃琢象齒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突起，臍中卓一椎，長三分寸之一，巖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几上旋轉者，卽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面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進，李得仁。蓋萬曆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于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之間，下有二鹿，牝牡相倚，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窪處大小二艇，酒尊舟子相待，老人羽衣翩然，攜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遂爲此詞。時癸丑中秋後十日。按癸丑爲乾隆五十六年。今小兒玩具俗名碾轉者，以木爲之，上覆如笠，下懸如針，卽「妝域」遺製。

杭世駿道古堂集妝域聯句序云：「妝域」者形圓，圓如璧，徑四寸，以象牙爲之，而平鏤以樹石人物，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妝域」二小字，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鐵鍼，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鍼卓立，輪轉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不能停，蹙局者有

爵相傳爲前代宮人角勝之戲，如武林舊事所載千千日下舊聞之放空鐘之類。蓋藉以銷吹花永晝闕題葉閒思，所謂「妝域」者也。

## 惡疾

明以前無道及花柳病者，似古無此患。但北史有一事頗可疑：

北史長孫嵩等傳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螫，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 碩妃

明成祖爲碩妃所生，史無明文，而明人有此傳說，觀成祖狀貌，蚪鬚高頰，誠有似於胡種也。

李濟三垣筆記云：予閱南太常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

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語謙益曰：「此事與實錄正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啓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

張岱陶庵夢憶中有記太祖陵中元祭禮一段，亦及此事，錄之如左：

……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烏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旌爲己子，事甚祕。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盃，木壺，木酒罇，甚麤樸，筵中肉止三片，粉一鉢，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筋瓶二，栝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袱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爇所，燻已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

思益堂日札云：『明成祖非馬皇后子，其母璽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爲彭躬庵言之。劉繼莊廣陽雜記所載如此。』周君不信此說，蓋未覩明人記載耳。

## 洋米

近方主洋米加稅以救吾國之農賤，乃道光中反主張洋米免稅以救米荒。雷塘庵弟子記記道光四年阮元爲兩廣總督奏云：查乾隆嘉慶間有近粵港脚等國粗貨夷船載運洋米來粵發賣之事，定例夷船進口，應丈量船身大小報徵船鈔，粵海關向無米稅，從前洋米來粵，並免丈量船鈔，以示招徠，只於糶竣後放空回國，不准裝載出口以示區別。近年以來，洋米罕到，詢之洋商，據稱外夷地廣人稀，產米本多，亟思販運，第運米遠來，雖免納船鈔，而空船回國遠涉重洋，並無壓艙回貨，抵禦風浪，是以罕願載運。旋即奉旨，准原船裝貨出口矣。是年即有小西洋米船到，此後凡遇水旱，米價增昂，米船即鱗集，粵民永賴之，並廣西米亦不致踊貴，粵民皆感，稱此德政之最大者。

擊經室續集並有西洋米船初到詩略云：西洋米頗賤，曷不運連軸，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縮，免稅乞帝恩，米舶來頗速。自註云：余奏免米船入口船及米之稅，仍徵其出口船貨之稅，蒙允行，以後如米船倍來，則關稅仍不短。又云：以後凡米貴，洋米即大集，故水旱皆不饑。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載闕名緬甸考云：康熙六十一年詔暹羅國貢使言，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令分運米三十萬石至閩廣浙江，於地方甚有裨益，不必收稅。乾隆八年九月奉旨，暹羅國商人運米至閩，源源而來，嗣後外洋貨船帶米萬石以上者免船貨稅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稅十之三，即載米不足五千之數，亦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二。次年福建巡撫陳大受奏言，閩商前赴暹羅販米，其國木料甚賤，應聽造船運回，給照查驗，報可。

## 京師竹枝詞

昔人詩中描寫時世風俗之作，最爲社會史料珍品，獨惜散漫未經整理耳。有清一代詩人集中尤多此種作品，即以北京風俗而論，蔣士銓忠雅堂集中有京師樂府十八首，而杜濬變雅堂集

中竹枝詞十八首寫明季北京社會狀態尤真實有味，惜於今已有不甚可解者，在當時固白話詩而且富於幽默者也。

其寫執袴子弟不識字者云：

馬上誰家白面郎，如何衣錦不還鄉，點金扇底烏紗帽，歸去聽人講報章，（原註，時傳瀨水一錦衣不識朝報，特延一西席講解，此蓋記實事）

其寫寡婦再醮者云：

誰家少婦一身新，著錦穿紅嫁比鄰，女伴不須相健羨，早聞初是未亡人。  
又云：

死却村郎就好婚，有緣嫁得四衙門，高燒銀蠟從君看，脂粉能遮假哭痕。  
其寫北妓之善皮袴並嗜大蒜云：

茅簷灰壁掛琵琶，皮袴高盤炕上擲，却說客來休見怪，竟無新蒜點香茶。  
其寫賣婢者云：

紫花衣服著來多，打扮丫鬟付賣婆，急向街頭呼太太，快回鍋上烙波波。（波波餅也。）

其嘲買帽者云：

老店馳名劉鶴家，三錢買得好烏紗，昨來誤怪稱呼別，乞丐相逢總喚爺。（劉鶴家蓋京

中著名帽店，猶後來之內聯陞也。戴上新帽則乞丐亦尊之爲爺，嘲官派也。）

其嘲戲班云：

青紅五色舊衣裳，唱價聲高老弋陽，客子忍寒無不可，十分難忍這般腔。（言其難聽也。）

## 書賈

琉璃廠之爲骨董書籍字畫南紙各肆所萃，蓋始於乾隆間，書肆中有賣縉紳及同年錄者，則凡仕宦者無不趨之，紙店中有賣小楷筆銅墨盒墨汁者，則應試者無不趨之，朝士大夫退食餘閒，欲怡情翰墨，則亦巾車野服，於此恣一日之游。至於積學之士，欲讀異書而力不能購，則坐書肆中，亦得恣眼福焉。故肆主多工應對，通書史，以便與名人往還。其在光緒中，有劉振卿者，山西太平人，

備於德寶齋古玩鋪，晝則應酬交易，夜則手一編，專攻金石之學，嘗著化度寺碑圖考，洋洋數千言，幾使翁北平無從置喙。德寶主人李誠甫亦山西太平人，肆始於咸豐季年，資僅千金，後乃踰十萬，誠甫能鑒別古彝器甚精，潘祖蔭王懿榮所蓄大半皆出其手，誠甫卒，其猶子德宣繼其業。書肆則光緒初有寶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饒某，雨亭卒於光緒六年，越縵堂日記記之云：此人知書籍源流精惡，爲廠中第一。其後又有李蘭甫，談篤生諸人，言及各朝書板書式著者刻者，歷歷如家珍。又有袁回子者，江甯人，亦精於鑒別，碑帖某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誦如流，又有古泉劉者，父子皆以售古泉爲業，其考據錢之種類有出乎諸家著錄以外者，惜文理不通，不能著述。以上皆見於無錫某君之清代野記。

胡思敬國聞備乘亦云：「京師琉璃廠書賈凡三十餘家，唯翰文齋韓氏席先世舊業，善結納，貨本尙充，收藏較他商爲富，其能辨古書貴賤者，推正文齋譚篤生（已見前）會文齋何厚甫，厚甫之甥韓左泉亦頗識書，唯貪慾過重，予初至京，潘祖蔭盛昱、王懿榮皆好蓄書，其時錢塘許氏、壽陽祁氏之書已有鬻於市者，後數年，祖蔭之書歸翰文懿榮之書歸正文云。」



## 阮孔婚禮

乾隆末年，阮文達任山東學政，畢秋帆任山東巡撫，時文達斷絃，秋帆謂文達之父曰：吾女可配衍聖公，公爲媒。衍聖公之本生胞姊可配公之子，吾爲媒，遂締婚姻。嘉慶元年，文達以開學督浙學，以錢塘門外爲公館，行親迎禮，鹵簿鼓吹，填塞道路，杭城內外士民婦女觀者以數萬計。某君賀詩有壓奩只用十三經之句，夫人名瑤華，自號唐宋舊經樓。年五十六，道光十二年卒於雲南督署。當時以爲盛事，見雷塘庵弟子記及履園叢話。

## 官場形態

有清一代，外官體制儀注較京官爲卑劣，於是積習相沿，益形鄙俗，加以捐納廣開，笑柄彌多，余已錄韓朝衡嘲京官曲於北夢錄中，復錄諸家嘲外官曲於此。

妙香室叢話載通州仲進士需次粵東，有羊城候補南詞云：（曲水令）省垣需次最無聊，况

南荒蠻疆海嶠，十年寒士苦，萬里故鄉遙，抖擻青袍，歎頭銜七品縣官小，此恨難消，乍出京來甜似棗，這才知道一身到此繁如匏，三分西債利難饒，零星小賬門前討，心暗焦，常常把跔子虛空跳。

（喬牌兒）你因官熱鬧，俺爲官煩惱，投閑置散無依靠，悔當初心太高，雁兒落到如今長班留的少，公館搬來小，知單怕與名，拜客愁抬轎。（得勝令）三頓怎能熬，七件開門少，盒剩新朝帽，箱留舊蟒袍，蕭條，冷清清昏和曉，煎熬，眼巴巴暮又朝。（慶東原）上衙門蜂爭鬧，望委牌似蟻著盤熬，坐客廳還故意商談笑，有的說出洋捕盜，（佐雜獲盜以知縣用）有的說雁塔名標，（即用）有的說恭逢大挑，有的說學司馬題橋，（捐納）有的說因公墜誤，引見重來到，（喬木查）正說時，首台來到了，忙向旁邊靠，又一會六大三陽都已到，無限跟班，笑語喧囂，（攬筆琶）俺已向旁邊靠，奈從者勢偏驕，爭路走雙手交推，站地立更拋人在腦，俺只得背着臉扭着腰，暗裏塵糟，休惱，沒威權敢自驕，是個閒曹，（沈醉東風）停一會手版紛紛俱下了，值堂的肚挺聲高，說現任官入內堂，候補官請回驕，看他形景心如搗，奈一個番錢不在腰，也只得強從容，少安毋躁，（滴滴金）說朔望逢期，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廟，一見心慌了，蠟燭難賒，點心又欠，如何能早，待不去啊，又愁上台

着惱。(折桂令)聽譙樓四鼓初交，黑地倉皇覓套尋袍，急喚茶湯，無人來首，跟班還故意申腰脩耐他嘍嘍絮叨，一個說米少難熬，一個說鞋破難跑，纔氣得滿肚塵糟，又氣得滿腹咆哮。(雁兒落帶得勝令)前回舊憲行，此日新官到，送迎兩處忙，沒個閒錢鈔，花壞路非遙，小艇價偏高，促坐人三五，慌忙趁早潮，搖搖巴得船相靠，灣腰，何曾站得牢。(落梅風)窮愁積，豪氣消，難說完百般懊惱，客中愁悶何時了，待歸休，盤纏何靠。(沽美酒)掣眷的尙只將柴米焦，那離家的更關心骨肉拋，但聽得故里年荒便魂掉了，還有那雙親邁老，怕做蔡中郎哭溝壑，爹娘餓殍。(太平令)却幸的時清晏，外夷撫擾，恤寒酸，聖主恩高，紆擁擠，上司公道，協和衷，寅僚關照，我曹慢焦且熬，終有日雷封傳報，錦上花問甚誰卑，誰高，誰遲誰早，倒不如弔古長歌，滿斟濁醪，嘯一聲萬丈虹蜺，舞一回雙鬢蕭騷，耐着牢騷，忍著粗豪，也只當來訪韓蘇到惠潮。(尾聲)窮通算來難預料，只有天知道，安命無煩惱，守分休輕躁，幾曾見候補官兒閒到老。

妙香室叢話又載省城需次吟數首，其晨謁衙云：鷄人叫百官，先夜呼戒旦，晨色影朦朧，挑鏡忙盥面，束帶與牽衣，那能容細玩，僮僕促輿夫，出門行似箭，手版逢吏人，細語云謁見，衆人已先齊。

後至心急猶，此時得無遲，絮絮詢同伴，坐守心亦忙，預計語問難，默默自思量，幸勿臨時辦，多時復多時，尚不卽呼喚，便是王垣之，久待也長嘆，神倦睡將來，腹鳴腸欲斷，正在恫恍間，疾聲來耳畔，忽聽一聲傳，蛇行而鼠竄，先後論憲綱，如牟尼一串，持版前行者，一一認之徧，然後導之入，那敢左右盼，萬福問起居，兩膝屈一半，端拱捧茶盃，齊眉如舉案，此吸彼又呼，汨汨聲相間，有扇不敢揮，人背浹汗，雖非令狐公，且作一例看，飛豹與青蠅，當面施錐鑽，咀嚼飽啖之，無術相禦捍，冠重似兜鍪，幾作羊頭爛，詎許少撫摸，沾滴如斷綫，覷他眼別瞬，偷將巾幅薦，雖未卽清涼，聊且小方便，喉痒效欲來，強將津唾嚥，鼻觀殊不仁，酸同用物攙，掩而揉擦之，不許涕暴濺，默禱三尸神，爾其行小善，萬勿調弄頻，適逢彼怒譴，如此重疊苦，心何敢眩眩，聚精而會神，問答焉敢慢，一有不合宜，頓看顏色變，和風忽迅雷，霹靂疾如電，那知及別人，溫顏蒙注眷，何彼獨嘻嘻，而我逢灌灌，告退出官衙，紛紛鳥獸散，得意人欣然，失意心猶戰，同是一僚屬，如何判冰炭，用巧與用拙，原難同一貫，我服潘安仁，早爲立本傳，尚有伺接差，及朔望賀兩首，同一窮形盡相。

又載裘慎甫游官述懷云，（北醉太平）書卷纔拋，官運初交，文憑執照仰銓曹，限程期費繳，

想當初只望龍門躍，到如今風塵下吏偏潦倒，吃緊的個中經緯費推敲，試聽俺細道。（北黃鍾醉花陰）但只見蟒袍補服般般俏，簇新鮮瓔珞玻璃轎，分擺著傘扇旗羅紅黑帽，又聽得平上去入四聲號。（俗語紅黑帽唱道四聲平上去入）休誇他意真豪，也須知清慎勤要占何條，更有那守猷爲當書上考。（南畫眉序）書札紛紛到，幕友長隨薦不了，要逢迎當道，怕得罪同僚，有那大來頭任意撈刀，那帶肚的作怪蹊蹺，門印倉道歹嫌好，分股子爭多競少。（北喜遷鶯）百里的公文來調，插翼的內札相招，端只爲案情中供看多潦草，沒奈何打疊行裝上省跑，茶號房嚙，小三行找。（各衙門執事人夫爲小三行）只這裏到時吵得個昏頭搭腦，裏見時嚇得個魄散魂消。（南歸早歡）接傳單過境流差到，夫馬轎那件能饒，只指望辦過去貪圖討好，怎知道威獲畫偏會發標，可憐力又耗氣又淘，腿酸舌敝復唇焦，拚得個嚴參與降調，幸喜霹靂雷遭雨點小，不過是賠錢煩惱。（南絕世催）公私擾擾，打抽豐乾和溼不能少，寫知單多和寡須送早，稍遲延差役家丁到署吵，正項銀錢難繳，陋規銀錢難要，并不是甘做那賴醜醜。（北水仙子）舖店鬧，帳主嘈，馬號中又要麩夫料草，真叫俺無計和調，管賬的日日絮叨，管廚的時時哼叫，他說是銅錢銀子沒分毫，又說

是油鹽柴米無着落。(尾聲)思量事事真堪笑，是誰人叫你做這個無聊譜一曲打油腔，好把真情細細描。

履園叢話云：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歸里，由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按當時以駱駝喻翰林，謂其高視闊步也，老虎班者榜下即用知縣也。)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珊瑚。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事兩脚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 萬歷媽媽

近人筆記多云：清宮每日清晨自東華門進一豬，以祀萬歷媽媽，謂明神宗朝李太后嘗主釋

清太祖太祖於圍燕京之役被俘，故祀以報之也。此說似太無稽，不可不細考。近金梁清帝外紀云：本紀古勒城主阿太爲明總兵李成梁所攻，阿太王杲之子，景祖長子禮敦之女夫也，景祖挈子若孫往視，有尼堪外蘭者，誘阿太開城，明兵入殲之。景顯二祖皆及於難，太祖及舒爾哈齊沒於兵間，成梁妻奇其貌，陰縱之歸，始得脫。衆稱成梁妻曰「歪李媽媽」，誤爲萬歷媽媽。又以堂子歲祀佛立佛多鄂錫謨瑪瑪之神，遂訛傳爲祀萬歷媽媽矣。然亦無旁證，終爲疑案。

## 義門

九江陳氏爲自漢以來大家族之代表，歷史最悠長，今不知若何矣。嘗讀乾隆德安縣志引義門記云：江州義門陳氏，自唐至宋聚族三千九百餘口，並未分異，朝廷屢次旌表。嘉祐七年以義門盛大，下於存保全之詔，江南東路轉運使謝景初，郡牧呂海，湖口鎮巡檢范彬，臨門監護分析。

又云：漢太邱陳實二十九世伯宣隱居廬山，今江州太平宮，後遷義門，因兵燹立鋪於其上，故名義門鋪，聚集益盛。後孫旺，唐開元十九年，因官置莊籍於德安縣太平鄉常樂里，自是家族益盛。

義居三千七百餘口，勅命旌表不次，仍蠲免沿徵差役。明嘉靖三十二年奉勅建義門坊，曰義門陳氏遺址，門曰敦睦。

### 攜眷之官

宋制川峽廣南及沿邊官吏不許挈家，敢有妄稱妻爲女奴攜以之官者，除名。太宗時有榮州司理判官鄭蛟，冒禁攜妻之任，會蜀有亂事，蛟以戰功擢爲推官，知梓州。張雍奏其事，太宗竟斬蛟。事見宋史選舉志。清制駐台灣官吏非年四十以上無子者亦不得攜眷，後始革其例。然據陳書徐陵傳所載，則自晉以來，尙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然則古之京官可攜家以居官舍，何其苦樂相去如此之遠耶。

### 宋明娼寮之制

古時酒家多兼賣笑。古詞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之類，不可勝數。此豈歐西風



俗傳至中國者邪。宋代尙然，酒店有可買宿者，都城記勝云：「巷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懽，而於酒闌內暗藏臥床也。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蓋，蓋之以爲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買懽則多往其居。」蓋娼妓有公私之別，古今中外無不皆然，消魂亦不於其公而於其私。

明謝肇淛五雜俎云：「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宣德初始有禁，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物里閭。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謂之士妓，俗謂之私窠子。」

## 明代戲劇

記明戲劇之詳者無若張岱陶庵夢憶。其記串戲者曰：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劇劇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場，而窮其技不盡。

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倭幸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

其記神鬼戲及武戲者曰：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女臺百十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繩、翻卓、翻梯、筋斗、蜻蜓、蹺蹺、白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刹、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海，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爲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抬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戲，萬餘人齊聲吶喊。

又曰：

女戲以妖冶怨……若劉琿吉則異是，劉琿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魃魘地，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幔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燄青

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爲戲也。其他如舞燈數，十人手攜一燈，忽隱忽現，怪幻百出，匪夷所思。

其記女戲曰：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蓋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零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

其記阮大鍼所編之戲曰：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門筭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吐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

出色也愈甚。

其記說書曰：

南京柳麻子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崗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徹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囁耳語，聽者欠申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

## 明代之秦淮河舫

杜于皇作秦淮燈船歌，膾炙一時，令人想見明季河舫之盛。因彙錄遺聞於左：

張岱陶庵夢憶云：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闌綺疏，竹籬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之看。

好事者，集小篷船百十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

戴名世夏菴集云：秦淮五月之燈船最擅名，余往見詞人之詩歌樂府，所以稱美之者甚至，及僑寓秦淮數載，常得見之，然亦無奇者，其船或十餘，少亦有四五，船之兩旁各懸琉璃燈數十，燈或皆一色，船尾置一大鼓，船頂覆以白絹，船中凡一二十人，兩旁列坐，各執絲竹奏之，鼓人擊鼓節之。涼棚者，秦淮小舟之名也。是時涼棚無算，來游觀者各集賓客數人，賃涼棚飲酒，隨燈船上下，兩岸河房皆張燈，簾櫺紗牕之間，紅妝隱躍，此沿故時承平之習，父老謂其衰減于曩日已不啻數倍矣。

曾文正於亂後力謀後河舫之盛，嘗自乘畫船，綴燈八十餘盞，商民燈多者亦與相若，見公自書日記。

## 火 藥

西史以火藥爲吾國所發明，十三世紀中，蒙古兵漸以之輸入歐洲。顧吾國史冊未嘗確載其所自始。

爆竹當與火藥有關，荆楚歲時記已有爆竹，但據范成大爆竹行所謂：食殘豆粥埽罷塵，截筒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火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兒童却立避其鋒，當階擊地雷霆吼，則南宋之爆竹，尚不過以竹煨火而擊之，荆楚歲時記所稱當亦如是，究非精製之火藥可比也。

茶香室三鈔亦云，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敘寶津樓諸軍百戲云：疊牌令數內兩人出陣對舞，凡五七對，忽作一聲如霹靂，謂之爆仗，則疊牌者引退。按此一篇內屢言爆仗，然皆不言如何作聲，疑是以口作之而非如今之爆仗以火藥裹紙中燃而放之者也。然則宋時所謂爆仗與今異，但其名則起於此耳。又按宋吳自牧夢粱錄於十二月云：各坊巷叫賣蒼朮小棗不絕，又有市爆仗放架煙火之類，此則今之所謂爆仗也。

余按宋人紀載中有火藥者如下：

齊東野語云：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既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

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爲之罷宴，穆陵恐甚。

癸辛雜記別集云：京師有八卦殿（汴京）上欲有所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辟，歷則仙樂競奏。又云：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圍象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炮儼然發聲，如震霆，地動產傾，四虎悉斃。至元庚辰歲，維揚炮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爲南人，囊橐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燄儼起，既而延燎，火槍奮起，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炮房，諸炮並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

武林舊事云：淳熙十年……點放五色煙炮滿江，及煙收炮息，則諸船盡藏。

而宋史紀事本末記元兵圍金汴京，於火炮攻城之狀，述之最詳悉。略云：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結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球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爲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

卽然燕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塲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得三四十步，置一鋪。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鑊盛藥，以火點之，爆響火發，其聲如何，聞百里外，所範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

又按元史一二八阿爾哈雅傳，曾有西域人伊斯瑪音獻新砲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砲攻樊破之。又世祖紀，囊嘉特括兩淮造回回砲，新附軍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人造砲者，俱至京師。又發大都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

明史陳友定傳言福州軍器局災，城中砲聲震地，又可見元末火藥已極通行，外省皆置局貯火藥。

明代火藥製造事業之進化，尤粲然可考。野獲編云：本朝以火器禦虜爲古今第一戰具，然其器之輕妙，實於文皇帝平交趾始得之。卽用其僞相國越國大王黎澄爲工部官，專司督造，盡得其傳。今禁軍內所稱神機營者，其士卒皆造火藥之人也。當時以爲古今神技，無可復加，然亦相傳所



稱大將軍蒞蔡砲之類耳。宏治以後，始有佛郎機砲，其國卽古三佛齊，爲諸番博易，都會粵中，因獲諸番海艘沒其貨，如並砲收之，則轉運神捷，又超舊制數倍。各邊遵用已久，至今上初年，戚繼光帥薊門，又用火鴉火鼠地雷等物，虜胡畏之，不敢近塞，蓋火器之能事畢矣。數年來因紅毛夷入寇，又得其所施放者，更爲神奇。

正德十五年，滿剌加國爲佛郎機所併，遣使請救，御史何鼐言佛郎機精利，恐爲南方之禍，則其器入中國本不久。至嘉靖十二年，廣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國，又得其蜈蚣船銃等法，論功升上元縣主簿，令於操江衙門督造以固江防。三年造成，再陞宛平縣丞。中國之佛郎機盛傳於此始，而儒老於選調，不聞破格用之，可歎也。

## 光宣朝政

新昌胡思敬著國聞備乘，專記光宣兩朝政事，證以瑣聞諧語，於達官要路乃至負一時重望者，歷詆不少假借。其書晚出，又爲木刻本，殊不多見。余自北平圖書館假閱一過，深有感焉。

光宣兩朝朝政，自光緒初年以至宣統之季，事勢懸絕，相去幾至二三百年。然而其間千變萬化，可以兩種勢力之消長競爭概舉之。兩種誰何？曰清流，曰洋務。此兩種皆非前此所有也。光緒初年，恭王與李鴻藻翁同龢之徒輔政，頗思引用賢俊，廣開言路。一時漢人有風節者，張佩綸、陳寶琛、鄧承脩、寶廷、張之洞之流，今日一章，明日一疏，專事彈劾，遇事風生，貪庸大僚，頗爲側目。朝廷欲博納諫圖治之名，亦優容之，於是遂有清流之號。及光緒十年以後，張佩綸、陳寶琛相繼敗，清流之名頓減，而外侮日亟，應變之才才重，於是洋務之名又興。洋務人才始盛於出使及留學二途，不由科目進，與清流異趣。又習於驕奢結納，急切近名，與數千年士大夫尙氣節重廉讓之傳統思想相違反。兩派始漸相惡。其時李鴻章號爲通時務，又喜功名，故洋務人才多展轉附之而起。及甲午事起，鴻章大被賣國名，而清流亦知舊法不足圖存，當變國是。於是有康有爲結公車士人伏闕上書之舉，而翁李之隙成，新舊之黨判，有爲以部曹名過卿相，皆清流鼓吹以成之。其時朝士大夫慷慨有志節者，無不與相結納，乃卒敗於袁世凱。世凱則鴻章之黨，而後來洋務人才所依附者也。故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而反趨於舊，蓋若輩於國家大計，嘗無所知，徒有急切近名之一念耳。自光

緒庚子以後，清流貶斥幾盡，世凱與奕劻相結，狂引洋務人才，並分親美，親德，親日各派，此輩內則迎合親貴，樹立新曹，外則援引官僚，分掌節鉞，凡躁進喜事之人，雖不必留學出身，亦結爲一黨，相繼得志。至於光緒初年之朝士，僅二三人，然或死，或得罪以去，惟一張之洞尙隱然爲衆望所歸，與慶袁相頡頏，而晚年頗退默，無復當時鋒鏘矣。惟岑春煊剛勁疾惡，頗有光緒初年之風，思與慶袁爲敵，卒亦退縮。故慶袁承襲鴻章衣鉢，而清政遂亂亡，其紊壞綱紀之罪不可掩也。

胡氏云：「光緒末年小人階之以取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皆因奕劻而藉二楊（士琦、士驥）爲交通樞紐。當世凱初蒞北洋，梁敦彥方任津海關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寶任天津縣，楊士驥、趙秉鈞均以道員候補。不數年，敦彥官至尙書，家寶、士驥均躋節鎮，福彭升藩司，秉鈞內召爲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以起者，嚴修在天津辦學，撫學部侍郎，馮汝駉與世凱同鄉親戚，擢江西巡撫，吳重熹爲世凱府試受知師，擢河南巡撫，徐世昌、鐵良皆嘗從世凱戎幕，先後入樞府。」按胡氏所稱捷徑有二，其實載振即奕劻，而袁世凱欲植黨援，仍非結奕劻以厚幣不可，奕劻父子亦但爲世凱所玩弄而不覺耳。

光緒末年，岑春煊被召留京，授郵傳部尙書，爲慶袁所不及料。甫到任，卽劾罷侍郎朱寶奎，亦袁黨也。袁黨甚懼，乃購春煊與康有爲照片合印之，以進慈禧，卒傾陷之以去。此岑之不敵袁也。張之洞雖以學術名望重一時，而素爲李鴻章所不滿。鴻章主辛丑和議，一意委曲徇外人意旨，之洞爭之，鴻章詆之曰：「香濤官督撫二十年，猶是書生之見。」此語見鴻章致行在軍機處電，非譏語也。之洞見之大悲曰：「少荃主和議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聞者以爲天生妙對。故鴻章之卒也，之洞僅送一祭幛，大書一奠字，猶挾前嫌也。及世凱代鴻章鎮北洋，承其衣鉢，晚乃與之洞同入軍機，意益輕之。洞嘗語人曰：「張中堂是讀書有學問人，僕是爲國家辦事人。」其蔑視之意，溢於言表。蓋張袁同入軍機，乃慈禧願慮清議，不欲逕使慶袁當國，故引張以示公。其實張入政府，反不若外任之權尊，所汲引止於司道丞參，不似袁黨遍樹節鉞。張受顧命，誅袁而慮畏不敢決，僅飾詞罷其官，反以速禍，蓋昏毫無復遠慮矣。此張之不敵袁也。

奕劻父子驕淫敗度，久爲清議所不容。袁黨段芝貴以女伶楊翠喜進，載振驟得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啓霖撰疏彈之，奕劻父子大慚怒，欲一網打盡清抗，然啓霖以此直聲震海內，士論爲之一

快其時趙炳麟江春霖與啓霖同在臺諫，號三菱公司，皆以劾慶袁獲直聲，朝士大夫相率置酒賦詩相慰勞，益爲僉壬所忌，因飾詞傾陷清正大臣，牽連去位，以恐脅言者，此蓋光緒初元清流之尾聲，宣統中遂益頹靡無嗣響矣。故光宣朝政，可謂以清流始，以清流終。

李鴻章鎮北洋，專用皖人，甲午之役，借師者皆其同鄉，故安維峻劾鴻章疏以爲言。庚子以後，世凱代鎮，以淮軍衣鉢自任，所親任者皖人楊士驥、士琦，而世凱內召，竟以士驥自代。昔同治中葉，曾國藩督師剿捻，主持重，朝廷以爲無功而代以鴻章，及捻平而淮軍駐近畿，世凱承之，挾北洋兵以自重者十餘年，爲中國患者又十餘年。然後知國藩之體國公忠，而鴻章任術之害一至於此。

張佩綸本爲光緒初年清流領袖，作直喜大言，嘗屢劾鴻章，而晚年反附鴻章爲門壻，翁婿交相稱譽，辛丑和議，且隨鴻章爲幕客，是清流與洋務二黨有兼之者矣。蓋清流多疎於才，而佩綸以經世才自負，故與鴻章合，又鴻章亦欲收人望也。

以上皆鑿括胡氏所記而連類書之，益以所聞，自光緒改元至今年正六十年，能知此六十年中事如指諸掌者，蓋鮮矣。故挈其眉目以諗治國聞者。

## 光宣朝士風尚

胡思敬國聞備乘記光宣朝士風尚云：「光緒初年，潘祖蔭好金石，翁同龢汪鳴鑾好牌板，洪鈞李文田好輿地，張之洞好目錄，張之萬好畫，薛福成王先謙好掌故。戊戌袁昶好爲詩歌刻書籍，王懿榮盛昱精賞鑒。光緒末年則崑岡好飲，裕德好潔，徐邨好優伶，奎俊好佛，徐洪曾廣鑾好狎邪游，張百熙好搜羅浮薄名士，諸王貝勒若善者溥倫好彈唱，那桐胡燏棻一意媚洋，好與西人交涉，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求進者，終日閉置車中，好弔死問生，宴賓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余按光緒初年風氣誠如胡氏言。及其季年，則端方好金石，端本執袴無賴，嘗爲工部郎中，一日與盛昱王懿榮同在差次，旅舍無聊，縱談碑板，端欲有言，懿榮呵之曰：汝但知挾優飲酒耳，何足語此！端拍案曰：三年後再見。及歸，遂訪廠肆之精於碑板者，得李雲從，朝夕討論，購宋明拓本無數，購碑碣亦無數，恃其財力，巧取豪奪，果以鑒賞名一時。其時端之好金石亦與其他滿人之好鼻煙壺好撥指者無殊，以此示豪華耳，非有學問於此也。端方以外，嗜好之最有名者，有榮祿之好服飾，榮衣裳楚楚

自嘉清廷定例每歲自冬至至正月十五日皆衣貂，榮之貂褂日易一襲，乃至佩飾翎管無不然，尤好鼻煙壺，其佳者三百餘具，每年逐日更迭用之。庚子之亂稍失去，及回鑾則汲汲補購，未幾反勝於亂前矣。滿洲所謂世臣大抵如此，胸無點墨而服御必精，每一顧盼，光彩照人，使寒士見之奪氣。又庚辛以後，貪風甚熾，皆欲彌補亂中所失，慈禧不能正己，致臣下相習成風。朝政不綱，皆由此也。

乾嘉中漢人官京朝者皆以敝衣羸馬爲尙，其時少有花翎黃馬褂帶膝貂褂之賜，故趨朝之服較簡。余記焦循雖菰樓集自述其會試入京謁朱文正，文正著一舊緋袍於中庭延坐，老輩風規儼然可想。咸同以後軍功多濫，章服之賜亦繁而侈風成矣。然光緒中京官尙多著搭連布袍者。滿人雖講求服飾而飲饌不知求精，宣統以前內城無南式菜館，蘇閩粵川之菜皆朝貴所未嘗。及外務郵傳度支商部先後設立，尙侍曹司多用南人，俸給優厚，日事徵逐，始尙飲食，有用火腿一隻煮汁以製魚翅而棄其肉者，有醃百金專食魚翅一味者，有日食雙鳧者。滿人雖侈，亦望而却步。

清季雖漸精肴饌而酒猶未精，昔年京師以良鄉酒爲貴，實不堪飲。南酒雖較佳，亦鮮有能品。

隲者。若滿人及北人則多僅知飲白乾耳。民國以後始知覓陳紹而飲之。庚子前後藏酒，今一斤可值一元也。

胡氏言裕德好潔。此人數爲會試總裁，一無所長，惟以乖僻著稱於時。在內寢與夫人出入異路，在客座，客去則汲水洗地，僕偶觸其衣，則必大怒呵斥之後，即以衣賜之。凡此皆適以成爲旗人而已。

## 道光時洋燈

阮元研經室續集有大西洋銅燈詩注云：「余於道光初在廣州，以銀一斤買得大西洋銅燈用之。蓄油於上瓶，而下注於橫管，橫管之末安爲燈炷，螺旋之，其光可大可小。洋船頗售此燈，惜知而買用者少。」則道光初年已有保險燈矣。

## 西洋建築



雷塘庵弟子記記阮元督粵時，省城布政司街酒館用木板畫夷館式。元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拆毀之。殊不知乾隆帝已於圓明園中建西洋樓。（近人考證此事者甚多，不具詳。）於酒館何責焉。

## 大紙

洪楊之亂，於徽浙間紙墨二業破壞最深。近人爽良野棠軒雜記云：古人有一紙長四十丈者，事見於宋明人說部。乾隆中尙有數丈者。嘗見汪時齋尙書承需所作花鳥畫橫幅，長及三丈，今求丈餘之紙亦稀矣。又見昔人八言楹聯，其紙花紋之細全以宋錦爲藍本，可當畫觀。聞吳劍華云：精選之亂，紙墨二業被擾最苦。墨貴陳膠，寇入見之，食之無味，搗之手穢，則潑棄之。紙工以陳箔爲師，賊取爲鋪，不中用則摧燒之。老紙工云：欲爲故紙不可得矣。工失其師，務爲縮減，塾童習用之金糕紙，倣紙皆較縮削。竹紙尤貴，箋紙簿不托墨而更貴，下至裱紙曹紙之屬皆不經用。大約不經用一語足以發思奮之深情矣。

## 彭玉麟佚事

當光緒初年，彭玉麟巡視長江水師，鋤強抑暴，威聲遠播，閭巷婦孺傳道數十年不衰，其事之最章章可考者，莫如殺譚祖綸一案。湘綺樓日記嘗親從玉麟詢其詳而書之如左。

自咸豐以來，節鎮權重，以喜怒爲曲直，以愛憎爲生死，湖廣居江河腰膂，官伯相恣睢專斷者十二年，而合肥李氏兄弟前後相繼爲總督，湖廣官吏之視總督，若實封斯土者，凡所議建，莫敢支吾。李兄起州縣至台司，以持重鎮物爲治，然不喜清議，聽師友察舊之言不及屬吏，屬吏之言不及左右，嘗枉斷光化一獄，再訴西臺，輒下覆奏，卒不得一直，湖北民悚息其權勢，而其所部留防勇丁，割據水陸，統領營官，皆由私授，又非屬吏之比，自妾媵婢僕外，及巡捕材官，取盈於各營官，光化妄殺黃生者其一也。其陸營統軍劉提督，本黃州降賊，握部兵不解甲，歲有增統，連十有五年矣，所部淫掠，仍羣盜餘習，湖北人皆呼之劉長毛，自總督以下尊禮之，曰劉軍門，凡劉軍門事有司不得問，跋扈江漢，勢傾司道，其營官譚祖綸，湘陰人也，與辰州張

清勝俱起散丁，潛至副將張軍散遣，失職閒居。時初昏劉氏，妻家爲累，旅居漢口，棲止無資，落  
寘晨昏，謀於譚。譚則領軍黃州，饒有妻妾館舍之奉矣。既黜劉氏，乃謂張曰：「今制汰省員，弟  
新被除名，因緣復進，此固難矣。兄有至交，方領軍秦隴，挾書往謁，必有所成。吾弟久歷戎行，駕  
輕就熟，鵬飛之路，特在指顧，誠能遠遊，事可圖也。」張曰：「奈眷口何？」譚曰：「此卽在新婦母女，然日  
食所需，鹽米之費，請竭吾力。」詎勉有無。於是張歸告其妻，以爲至慶，卽賃宅漢口，更與一嫠婦  
同居。嫠婦夫亦爲軍官，與劉同鄉里，故劉亦呼爲母。時人謂之勒太太，則未知其夫姓抑母姓  
也。既張持譚書至秦，乃無所遇，進退狼狽，留滯年餘，亦未知譚之誑己也。劉氏獨居，又有二母。  
譚成時至，未能他語，求貸之際，頗致騷難。會劉父自蜀來，相與訴說，深以譚未可恃，恐有嫌讐，  
乃謀移居襄陽，漸近陝路，而以負譚舊債，畏其逼索，遂約勒氏一家潛行，越日無知聞者，私相  
欣慰，以爲脫於阨穽矣。舟至宜城，岸上人馬噪嘶，皆獲騎持洋槍，呵止劉船，以負債私逃，當受  
緝縛。舟人畏累，艤泊待命，有謂劉勒者，今昇汝等面見大人，卽呼輿徑至黃岡，悉入譚宅，卽被  
劫脅，詎勉求生，改事新人，一家溫飽。

此記惜未完，更據湘綺樓文集彭剛直行狀補其事如左。

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偽券索債，得遂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於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徵伺清勝於輪船，擠之溺死，遂餌其妻父母及妻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無死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督監臨鄉闈，卽驟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忠義營軍傾營往觀，祖綸至，陽陽若無事，公數其情事，支離狡詐及謀殺踪跡，祖綸伏罪，引令就上岸，正軍法，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歡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戒。

### 最古之報紙

靖康要錄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凌晨有賣朝報者，並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人

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奸僞之徒，假此以結百官，使畢集。」此宋代之報紙也。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引先生與公肅甥書云：「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是以前並是寫本。」此明代之報紙也。

余按金人購胡銓劾秦檜疏稿刻而賣之獲利，則其時每有重要新聞立時傳播，國際偵探手段頗高，似朝報亦是刻板，非寫本也。不知明代何以反是寫本。

又沈瓊近事叢談云：「胡宗憲先令人於朝報捏造一事云，差錦衣衛百戶蘇某前往浙江與該撫按官會議軍情，聽合便宜行事等因，乃宣言欽差將到。」又蔣氏東華錄：順治十五年山東河南總督張懸錫奏討麻勒吉等需索，有云我們往湖廣，時爾在山東，豈不見小報，爲何不來迎接云云。又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左都御史揆敘疏言近聞各省提塘及刷寫報文者，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採聽寫錄，名曰小報，任意捏造，駭人耳目，請嚴行禁止，從之。又雍正四年五月初九日上諭云：今又見報房小鈔，內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報房捏造小鈔，刊刻散播，以無爲有，著兵

刑二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旋議奏捏造小鈔之何遇恩、邵南山依律斬決，得旨應斬監候。此所謂朝報小報小鈔，迥與昔時京報宮門鈔不同，甚類今新聞紙，以上見邱之誠骨董瑣記。

又按浪迹叢談謂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邱報聞四方。唐詩話韓翃家居，有人扣門，賀曰：邱報制誥闕中人書薦君名，除駕部郎中制誥，邱報始此。此蓋卽朝報矣。

## 龍樹寺雅集

春冰室野乘云：『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張二公大集公車名士，宴於江亭，先旬日發東，經學者、史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至期來者百餘人。俄而日之夕矣，皆有飢色，文勤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妄之矣，奈何？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皆餒敗，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按張氏平日行逕類此，此事亦在意中，然殊不確。湘綺樓集中卽有是日贈主人之詩，而湘綺樓日記中記其時日賓主甚悉，既無忘設酒肴之事，

亦無百餘客之多，其年爲同治十年也。錄如左：

五月庚寅朔晴，伯寅（潘祖蔭）來，旋約飲龍樹寺，與香濤同爲主人，四方之士集者十七人，無錫秦誼，亭名炳文，善畫，南海桂皓庭，文燦，續溪胡荻甫，樹子薊之族也，吳許鶴巢，廣颺，趙搗叔云，戴子高，屬訪余，必欲一見。元和陳培之倬，會稽李蕤客，慈銘，趙搗叔之謙，長山袁鶴舟，啓彖，洪洞董研樵，文煥，遂溪陳喬森，亦山，黃巖王子裳，詠霓，錢塘張子餘，預，福山王蓮生，懿榮，南海譚叔裕，宗浚，玉生翁之子也，瑞安孫仲容，詒讓，琴西子也，朝色閣，進甫，酒旒，丹初之從子也。其父與余同居月餘而忘其字，寓內城西窪沿桂中堂祠堂，研樵曾與文卿同寓，挂甲屯，晉陽館，余尙識之，亦山最熟，皓庭純客，皆曾相見，王張孫不多語，孫年最少，亦二十四矣。伯寅各出一紙屬書，意在得詩云云。

近日張文襄之孫厚琬得兼葭蓂雅集冊，卽湘綺所書者，秦炳文作畫，胡澍篆首，趙之謙題簽，董文煥，陳喬森，許廣颺，李慈銘俱有詩，而陳倬王詠霓作記，詠霓之記云：十九人，則並二主人計之也。又期而不至者六人曰：定海黃元同，秀水趙桐孫，汝州許子野，海豐吳仲飴，黃巖王子莊，宜都楊

惺吾，又皆知名之士也。

越縵堂日記亦記此事，而甚略，但力詆趙搗叔，謂爲吾鄉妄人，天水生，蓋二人之簡傲不相上下也。顧搗叔與湘綺甚投分，曾刻印贈之云。

## 信箋

乾隆中怡王府製角花箋，壓花於紙之左下角，套板著色，雅澹精妍，得者寶之。光緒中，怡府出數十箱，歸琉璃廠，一時京外士大夫爭先分購，不久遂罄。余猶及藏數枚，其紙黯然有古色，而能食墨，近年紙店仿製不能佳，惟福建邵君幼實托清祕閣所製爲精也。

余生下所及見，光緒初年京華老輩作函，除翰林對前輩用粉紅色羅紋箋外，餘皆以紅黃紫綠各色紙更迭書之，尺寸甚小，花樣則尙折枝花，間以山水人物，紙質則研光。其後漸尙寬八行，白紙紅格，畫作迴文竹簡等式。其嗜好殊特者，張之洞喜用白地紅花五雲箋，梁鼎芬喜用小紙不印花，但刻某某齋某某軒，最精雅，每事寫一紙，從不連幅也。錢湖舫每年集金石中干支字爲箋以贈



人自光宣之交，羣尚洋紙，其實光滑不可用也。民國以後，只用白紙紅八行，則太簡單矣。

往日信封白紙爲之，兩頭不封口，臨時加紅簽其上而封之，若以白棉紙爲口者，則謂之軍機封，以其不易竊啓也。清季已印紅簽於封上，民國後則僅印一紅匡云。

繆荃孫雲自在堪筆記有明人孫謀題跋一則云。

聞之前輩云，國初以來，凡敍寒暄，瀝情懷，皆書于正幅之左次，而無副啓。有之自陽明先生始。卽有之亦不過魁星麒麟螭虎已耳。初無雕飾，大約全幅居多。從萬曆戊子己丑年來，突書一折柬，上刻小字寸許。有禮部題請欽定柬式，遵古從儉云云，亦無所謂雕飾也者。及辛丑壬寅以來，多新安人貿易于白門，遂名箋簡，加以藻繪。始而打蠟，繼而揩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窮工極妍，他戶卽爭奇競巧。互相角勝，則花卉鳥獸，又進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緯，服物彩章，以及鼎彝珍玩，窮極荒唐幽怪，無不搜剔殆盡，以爲新奇。月異而歲不同，無非炫耳目以求售。於是車馬馳驟之衝要，而汗顏署之曰齋曰館曰軒，布滿大市通都矣。噫，文勝而質衰矣，雅鑒（疑有誤）而樸散矣。余竹窗蓬戶之間，終日所投之刺，所緘之函，無非是物。剪裁摺摺，約有四百

餘紙鄙俗不文，刪去十之八九，僅存此，以驗後來之靡麗作何底止。崇正己巳長至日孫謀識。

履園叢話云：書箋花樣大約起於唐宋，所謂「衍波箋」、「浣花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爲之，愈出愈奇，爭相爲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箋之高下。

承平人物，翰墨怡情，於箋紙花色多留意，既欲其變幻無窮，又欲其愜當於所施之時，所施之地，所施之事，與所施之人。此事近久成絕響矣。仁和徐侍郎琪嘗自刊所作集蘇一百八喜箋目而爲之序曰：

琪先世喜造箋，先大人手製詩娛室各種，分人物博古花鳥諸門，至今市間展轉摹刻，購者爭取，而不知出自吾家舊稿也。琪未通籍時，卽製有四時箋，改館後又製五雲箋，人皆以爲善。因生平愛讀坡公之詩，輒取詩中之有喜字者，分類集之，得一百八句，各肖詩意，繪爲人物山水博古玩具穀食蔬果花木鳥魚獸蟲之類，其無可繪者，則列爲字體，或以篆隸，各書其句，或如其詩句所排之數，書若干喜字於其間，有爲分行有爲旋折，有爲環繞，亦各殊其製……

徐氏又有集黃文及集李杜詩各若干種，隨其句意以點綴畫圖，更隨所宜而供揮灑之用。文士匠心是一樂也。

## 麻雀牌

麻雀牌之起原，人多不得其解。余按麻雀當爲馬將之訛，馬將又原於馬吊。明以來葉子戲皆以水滸中人物爲戲中對象，其後演變以成抽象的麻雀耳。麻雀中已不見人物之象，但存筒索萬。筒索萬皆懸賞之數，以之代表人物者也。筒者金餅，索者錢貫，萬者十千也。中發白則後來所增，以取花樣之繁而已。凡成牌曰湖，湖者指梁山泊也。

戴名世髮庵集云：葉子之戲始於萬曆之末，復變而爲馬吊，蓋取小說中所載宋時山東羣盜姓名分爲四十紙，一曰紙牌，人各八紙，蓋明末盜賊羣起之象。其曰馬吊者，馬士英、馬吉翔弄權喪邦之讖也。有曰百子者，畫一人提人頭者而署曰阮小二，爲大鉞殺人之讖。大鉞書室曰百子樓，其曰順風旗者，順治統八旗入關之讖也。其曰關百者，李闖王之讖也。其曰獻百者，張獻忠之讖也。其

他如翻青翻孔等，無不皆驗。其法四人相鬥而以三家逼一家，爲關外及張李三家分裂明士之象。二十年前分爲京門南門兩法，近日則又變爲游湖之法，始于京師之輿人，浸尋及于士大夫及婦女皆好之。其法又有曰飛湖，曰追湖，曰砍湖，其不勝無用者曰臭湖，其法大同小異，大抵以先成者爲勝。

乾隆中王文浩校刊明張岱陶庵夢憶云：骨牌設宣和二年，高宗時詔頒行天下，後世易之以紙，層出不窮，必奉水上軍爲鼻祖者，豈不忘宣和所自歟。水上軍即指梁山泊也。

## 士豪

履園叢話云：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餘之侮，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併爲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鯪魚

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爲奇貨，施卽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鱖魚已滿廚矣。又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睛，其勢焰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羅織杖斃之。沈繼賢者，嘗與人鬥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甚麼，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元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

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譜勢可炙人。諺曰：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抬尸至黃門，知張員外教王德保正詐周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手六指，知爲掌明子，案破立斬。

觀此乃知明末清初江南土豪橫惡至此，野史中好資料也。

## 龍么妹

近人小說記乾隆中從征苗女龍么妹事，多不甚可據。按瓶水齋集么妹詩序云：「水西土千總龍躍，其先以從討吳三桂有功世襲斯職。狎苗之叛，幕府激調領土兵來赴，適躍臥疾懼逗撓，乃遣其么妹率屯練二百人馳詣軍門從征，前後凡二十餘戰，禽賊最夥，歲除蕪事，賞以牛酒銀牌，令還本寨，而加躡軍功一級。妹年十有八歲，形貌長白，結束上馬，出沒矢石間，指揮如意，亦絕微之奇兵也。時王備兵留後與義屬不佞爲詩送之，以媿耀其歸，因有是作。凡苗以行第最稚者爲么云。」其詩曰：「健婦猶當勝丈夫，雍容小字彼尤姝，然脂暇寫蔣三妹，敵血請行唐四姑。上馬一雙金齒屐，乘鸞十八玉腰奴。不須更結鴛鴦隊，白練展開筆陣圖。迷離撲朔辨雄雌，千里明駝古有之。軍令靜原同處女，兵符端合付如姬。修來眉史功臣表，繡入弓衣幼婦詞。石柱兜鍪雲鬢鬢，不知巾幗定遺誰。又按陳表之所作舒鐵雲行狀，稱感動侯保欲以龍女歸君，君辭曰：非所堪也，侯以是深器

之。此又一段佚聞，頗足供小說家裝點者也。

## 裹足

清初裹足之禁，始嚴而後弛，其經過有足述者。

履園叢話云：崇德三年七月，奉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鄉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復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苟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見蜩庵瑣語及池北偶談。

骨董瑣記云：輟耕錄云：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甯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又云：浙西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據此則纏足之風，實盛行於元，蓋所以示別于胡人也。浙西偏遠，其風稍遜，亦猶有清一代粵桂尙多赤足者，唯士大夫家不事農作，乃摹擬中原耳。

宋元之間，尙有以不裹足爲高者。元人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

明代民間盛行裹足，而宮廷所著鞋樣另是一種。野獲編云：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卽解去足紮，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全與民間初製不侔，無異也。

明內廷官制考云：宮女服用紫色員領窄袖，編刺折枝小葵花於上，以金圈之，珠絡縫金束帶，紅裙弓襪，烏紗帽，飾以花帽，額綴團珠，結珠鬢梳，垂珠耳飾。

## 明代外國輸入之礦產



杭世駿書宣德彝器譜後云此爲宣德三年工部檔案，其中記鑄鐘所用之物，暹羅風磨生鐵洋銅三萬九千六百斤，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斤，倭源黑水鉛八千斤，日本紅銅一千斤，賀蘭國洋錫八百斤，天方國番礪砂三百六十斤，三佛齊國紫礪三百斤，渤泥國紫礪三百斤，渤泥國燕脂石二百斤，琉球國安瀾砂三百斤，以上國名皆見明史，字或少異，知當時中外互市之盛矣。

## 軍機處

明清兩代舊例，外省章奏皆曰題本，到白通政司遞入內閣，由閣擬旨進呈，所謂票籤也。其非例行常事，則用素柬加封，盛以黃匣，逕達御前，此之謂奏摺。自清咸同以後，軍書旁午，幾於全用奏而不用題，於是內閣失職，而閣奏摺擬諭旨之責皆歸軍機處。戊戌以後則竟廢通政司而全不用題本矣。

同光間帝后共聽朝政，猶每日清晨親閱章奏。其例行一言可決者，即時內奏事太監口傳諭旨。其不能即決者，則交軍機處，由樞臣面奏取決。樞臣退則令章京承旨擬稿，閱定繕正，復由內奏

事太監遞入，俟其發下，即分別降諭矣。

凡諭旨之公布者曰明發上諭。密交各督撫者曰軍機處字寄，簡稱廷寄。封交各部院曰軍機交片。諭駐外使臣者曰電旨，則交外務部譯發。

雍乾中最重廷寄，指示軍略，誥戒疆吏，委曲詳盡，萬里如見。中樞之於各省，所以能如臂使指，無敢生非分之心。乾隆中葉，曾飭疆臣於復奏時，應將廷寄內所開承旨人名一一開寫，不得但稱廷寄及軍機處字樣，是其惟恐軍機之權不重也。此例不知何時始破，後來廷寄首行但稱軍機大臣字寄某官某，相傳嘉慶帝惡和坤專擅，故去之。或曰：道光中軍機大臣爲穆彰阿、穆蔭文、祥玉、鼎四人，聯銜書姓而不書名，則適爲「穆穆文王」四字，爲避此嫌，遂更不列銜。然何以解於乾隆之詔邪？清廷動引祖制以折人，其實祖制之不便於己者，亦不之引也。後一說出義州李葆恂所撰舊學庵雜記。

清末軍機大臣之謹愿者，惟知伴食。其黠者，一意結黨營私。若雍乾中之軍機大臣，無此樂也。趙翼廉曝札記云：「乾隆初年，惟訥親一人承旨，訥能強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旨，令汪文端由

數撰擬。訥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時傅恆在旁，竊不平。及平金川歸，遂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大臣同進見。又云：「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廷玉在雍正年間最承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湖撫陳文恭伴函，不過撞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其勤苦如彼而清淡又如此也。

軍機處司員例於各部曹司中考取充之，謂之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其領班者謂之「達拉密」。雖滿漢並用，而實權在漢人，蓋其職在典文書，以撰擬敏捷爲能，非滿人所能辦也。據趙翼所紀，撰擬詔旨本爲漢軍機大臣之職，雍正中則張廷玉，乾隆初則汪由敦，嗣是漸移於章京。然以余所知，光緒末年大政詔旨，猶軍機大臣親擬也。章京累資可至三品，乾嘉以來，朝士以開濟敏練達於掌故著稱者，多出其中，或自章京驟遷至軍機大臣焉。

乾隆中章京之職最爲繁重，勞苦，趙翼云：「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縈拂輒蠟淚。

汗滿身。非特戎帳中爲然，木蘭外有行宮處直房亦如此。」

當雍正中設軍機處之始，卽含有滿正漢副之意。十年命鄂爾泰張廷玉辦理軍機事務是也。嗣是以後，大權雖掌之滿臣，而秉絲綸，稽成憲，獻替輔弼，實以漢臣爲重。滿人殊無宰相才也。略稽往事，乾隆十年以後，任職者汪由敦、陳大受、劉綸、劉統勳、裘曰修、于敏中、梁國治、董誥、王杰，其末年則超擢吳熊光、戴衢亨二人。喜慶中則盧蔭溥、戴均元、曹振鏞、黃鉞。道光中則王鼎、蔣攸銜、潘世恩、何汝霖、祁萬藻。暨於咸豐，則陳孚恩、李芝昌、杜翰、匡源、焦祐瀛、沈兆霖、曹毓瑛。同治以後，常以親貴爲首輔，始則恭王，而佐以寶鋆、文祥。漢臣之與政者，李棠階、曹毓瑛、李鴻藻、沈桂芬尤著。光緒七年，左宗棠以勳臣入相，不堪屈辱，未一年而復出。九年，翁同龢、潘祖蔭。十年，張之萬、閻敬銘。二十年，翁同龢復柄政。戊戌以後，則禮王。廿六年以後，則榮祿。三十年以後，則慶王爲首輔，而漢臣之輔政最久者，王文韶、鹿傳霖及先公。其餘旋入旋出者，無足道焉。

薛福成庸庵筆記稱文祥實左右曾國藩，以成其功業，而祁萬藻則反沮抑之，是漢人反不及滿人之有相度。大抵咸同以前，士大夫習於承平，守文法，愛身家，其高者不過練習吏事而已。光緒

以後，滿人庸闇者益充斥，於是大政大疑始不得不取決於漢人。三十年中入樞府者類多以文學吏事宿負朝望者入選也。

軍機處值廬在隆宗門內，內右門之外，僅南向倚牆數楹，定例無論何人不得擅入，初有稽查御史露立糾巡，深以爲苦。道光卽位後裁去。見梁章鉅樞垣紀略。值廬甚卑隘，不知者見之萬不料其爲一國最高政令所從出也。

西苑軍機值廬在西苑門北南海之東岸，臨水五楹，明窗淨几，較爲爽適。頤和園值廬則在東宮門外，外臨衢道，人聲喧囂，清末有小說曰負曝閒談，極寫其狀。

軍機大臣召對每踰時，故於殿中賞墊子，蓋卽賜坐之意。每日皆有堂餐，茶燭悉由內務府支給，五日一給果餌，暑給冰瓜，冬給薪炭。歲時節物，賜與頻繁，雖曰以優近臣，而犒賜內監之費反不貲，故多賴外官之餽炭敬也。

## 藏書

近數百年士大夫屢有建藏書之所以津逮士林之議。顧事多不成爲可憾。阮文達創杭州靈隱，鎮江焦山二書藏，以積學之士管之，旋值兵燹，遂不可問。其事見研經室集。春冰室野乘云：舊槧音學五書，前有徐健庵兄弟啓云：亭林先生欲作書藏於西河之介山，聚天下古今書籍藏其中。朱竹君爲嘗議建書藏於曲阜孔氏，蓋皆未成。

大興劉氏有彙書齋，則似非以供公衆閱覽者。清稗類鈔云：劉寬夫名位坦，大興人，其子銓福字子重，亦好古，藏書極富。貴筑黃子壽方伯，其女夫也。何子貞太史嘗館于子壽之子再同太史京邸，見宋刊婚禮備要、月老新書、紫雲增修校正禮部韻略，皆寬夫所舊藏。月老新書尤爲奇秘。子貞因倣吳梅村祭酒體作長歌一首紀之。再同謂寬夫彙書齋在城中廣濟寺，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輒名其居曰「君子館輓館」。又曰「輓祖齋」。所居在琉璃廠相近之後孫公園。其門帖曰「君子館輓館，孫公園後園」。

再同先生爲余姨丈，其內外兩家，自道咸以來，夙負清望。所藏舊槧，多至數百箱，余尙及見之。民國初元爲某有力者擄去，其嗣人遂憔悴以歿，可傷也已。

## 乾隆名士寫真

洪稚存懷人詩二十四首，於同時諸名士性情好尚，描摹備至。其中有足資談助爲人所未盡知者。如洪式善好左手作字，故云左手書應成絕技。汪中蜂目而好服藥，故云人言蜂目同荆尹，又云惜餐劣藥冀修齡。孫星衍好歌童，故云鄭櫻桃室作安居。王芑孫貌矮小，故云人言風貌太酸寒。又云吳下早聞呼短李，章學誠鼻塞而重聽，故云鼻窒居然耳復聾。

洪先生本人則嗜酒，曾與張船山問陶川應吳毅人錫麒澄懷園之招，酒半移酌池上，與船山同失足墮水，有詩。船山詩草中又有詩題云，十二月十三日與朱習之石琢堂錢質夫飲酒，夜半忽有作道士裝者入門，視之則洪稚存也。又有詩云，車聲一夜繞如環，處處敲門不肯還，欲向金吾求鎖鑰，大家乘月入西山。其狂態可想。故洪之獲罪，奉有不許飲酒之諭。酒人際遇如此，亦足無恨矣。武虛谷身長九尺，要腹甚偉，見更生齋集，黃小松嘗得漢石畫像似之，因拓寄焉。事見船山詩草。

虛谷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殺人，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虛谷獨色不變，亦見更生齋集。

思益堂日札云：『王蘭泉司寇官浙時修湖海詩文傳續詞綜諸書，延禮臧在東，頓千里彭甘亭郭頻迦吳同人諸名流，館之萬松書院。中秋日饋諸君餼饌外，致紹興酒數甌，火腿四隻。諸君議剖分之，臧不能飲，將酒轉贖諸市，得錢瓜分。惟火腿四而人五，剖之不能均，遂用句股法畸零開方，析爲五數，雖零膏剩骨無少低昂焉。』又彭甘亭謂人曰：『臧在東學問只在衣箱子裏。』蓋在東先人故老學，所著述未刊行，臧出輒載其先世稿於行篋中，人或有所質，臧必閉戶發篋，詳閱而後能對也。』以上皆周先生聞之於陶逸齋者，陶時亦在蘭泉幕中。乾嘉中名士性情如繪。

### 汪中與武億

莊諧選錄載汪容甫嘗一日與其夫人戲，突從後抱其頸，夫人驚問爲誰，容甫怒曰：「豈有他人而敢如此乎？」遂致失歡。此事不知所本，觀容甫自敘有潯水東西等語，豈卽以是耶？



武虛谷任縣令時，嘗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虛谷疑以水滸傳中事，遂之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亟婉詞謝之。

翁覃溪與虛谷亦有淵源，而虛谷獨不喜。殿試日，翁奉派收卷，至殿中語之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虛谷大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耶？」奮拳欲毆之。事亦見更生齋集，武似太甚，然翁亦倨傲可憎也。乾嘉中名士使氣及性情乖僻乃如此。

## 白話對聯

康熙中長洲顧嗣協作新會知縣，書一聯於大門云：留一個不要錢的新會縣，成一個不昧心的蘇州人。此可謂白話對聯之祖。嗣協乃顧俠君之兄也。事見秀野年譜。

## 曾文正諧詩

曾文正喜談諧，其日記中親記一事云：有建德李把總文書一通，面用移封。余戲於封上題十

七字令云：「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云何用移封敵體？」

又其督兩江日，嫌公牘上所用官銜太長，亦自題一絕於上云：「官兒儘大有何榮，字數太多看不清，減去數行重刻過，留教他日作銘旌。」亦見日記。

## 跟辦

僂從曰跟班，蓋當作跟辦。典故紀聞云：隆慶初，內官監太監李芳言，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左右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給，其跟辦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云。

宋史職官志，凡任宰相執政有隨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隨，餘止僂人，皆有衣糧，故明制承之。

明張居正家人游七聲勢煊赫，至與公卿抗禮，稱其字曰楚濱。此風至清代益甚。

履園叢話云：長隨之多且橫，莫甚於乾嘉兩朝。昔何文成公出使湖北，忽問畢秋帆制府曰：聞某翰林爲尊紀書聯，竟稱某兄大人，何無恥也？又有周良者，蘇州伶人，亦取號蓮塘，爲文敏公之長隨也。常畫蓮塘圖，求海內名公卿及騷人墨客題詠幾遍，後爲曾賓谷中丞司關，知其事，逐之，落莫

以死。又劉松庵者陶雪汀宮保之長隨也，嘗畫夢游佛境圖求大人先生題詩，卷中有五狀元兩尙書皆稱先生或某兄某丈。

## 高郵王氏

高郵王氏之顯名，自文肅公安國始。文肅之祖若父皆諸生也。文肅體癯骨立，凡三娶，中年失偶，遂不畜妾媵。一子方幼，起處皆以自隨，卽懷祖先生念孫也。懷祖雖專精經學，而自翰林改官工部，洊至河道，皆廉能稱職，享年至八十有九，及見其子文簡公引之登上第，躋八座。文簡子三人，皆歷仕至監司，而季子壽同咸豐二年官湖北漢黃德道，殉難。其子恩晉救父受傷，亦死。其次女淑儀守貞不嫁，以養母，年至六十，其一門科第福澤政事學術忠貞孝友，無一不奇卓非常。清代諸世家中實少其比。往以爲懷祖先生父子之絕學所掩，世人多未及知。近上虞羅氏輯其六葉傳狀碑誌集，乃克備觀，亟表而出之。

## 明代西藏致張江陵書

張文忠公集有番夷求貢疏略云：接得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會都御史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牟尼比丘鎮堅南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右皇上，晝夜念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歷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穉穉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二月初頭寫等因。奉聖旨：卿軸理勳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喜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遠人向風慕義之誠。

## 鼻煙壺

再廬間詰引沈豫秋陰雜記云：鼻烟壺起於本朝，其始止行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販夫牧豎無不握此。壺則水精、羊脂、馬腦、翡翠、茄瓢、瓷石等質，而蓋則珊瑚、珍珠、貓眼，無不鑲奇錯采。最行者燒料套紅，以藕粉地爲上，而加以按語曰：補堂久寓淮上，習見達官巨商競以羊脂翡翠爲尙，而不知製壺之始僅有玻璃，餘皆後起也。

香祖筆記云：鼻煙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像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綠、黑諸色，以象齒爲匙，就鼻嗅之，還納於瓶，皆內府製造，民間亦或仿而爲之，終不及。

洪亮吉七招云：乃有呂宋所產，一世草，含茹則火光四支，呼吸則煙騰百竅，蒸淫不歇，熏炙子鼻，五官拉雜，黑塞竅穴，珠胎既凌剝，玉孕復剖裂。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煙，皆剝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

觀此數則，則清初至於煙壺尙玻璃，中葉則尙珠尙玉，而晚季則尙瓷尙料矣。

## 庫中老蜡

田雯長河志籍考述德州事迹，中有一則云：儒學之西有兵器庫，二百餘年矣。甲申流寇陷東省，僞官來州，入銷庫兵，於室隅塵土中得一物，如老翁，具體而微，可二尺許，屈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手履地，左肘附膝，右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作愁苦之容，瘦硬乾枯，不知何物也。醫者范生，丐爲藥標，入夜雷雨亡去。

## 張鵬

近見丹徒趙彥僞三願堂日記（道光己酉）一冊，文字頗精，其體與越縵爲近。趙君蓋教授於鄉里者，見聞雖少隘，而記鄉里瑣聞多有足存者。錄左列一則：

……偶言張搏萬遺事，搏萬名鵬，邑中先輩，官至巡撫者也。生平無檢行，當爲諸生時，淫賭訛詐，諸匪業蓋靡不爲也。中式後，入京應禮部試，讀書某寺，寺故大學士明珠所建家庵也。張知之，計所以入珠之門者，卽作珠長生主於其讀書之室，日夕香火事之。一日珠來寺游宴，見主驚詰僧，僧曰：此江南舉子張某所爲也。珠因執張詰之曰：君作此主，君與伊人有故邪？張

素具口才，意謂此舉可爲結納門徑矣。因大言曰：某之爲此舉也，爲天上蒼生作也。遂歷述明珠善政，侃侃數百言，氣象豪邁，旁若無人。珠大悅，與深語，竟日。謂張洵蓋世奇才也。卽邀張入其家讀書，投契日甚。張乃蚤緣求進士，歷官竟至巡撫，珠之力也。張居官亦不改故態，穢行汚名，彰彰人口。其後病入而瘡而終。方其爲諸生時，曾爲學道削去遺才名，不得與秋試。張固求復不許。張曰：日後事未可知，毋堅持也。學道曰：日後事吾不計，卽任汝疾馬而馳，亦追不及吾矣。後張至撫軍，學道猶學道也，適爲其屬。一日學道來謁，張謂之曰：吾不假馳馬，卽兩足亦追及矣。學道知不能相容，固乞病退。張固不許。最後始謂之曰：汝乞病固可，特無病無以上聞也。今堂上有揚灰少許，盍揉日合，卽有病名矣。學道不獲已如命爲之，始得退終於家。張之所爲殘刻多類此。

## 杭堇浦佚事

乾嘉諸先輩頗有不飭細行薄於友誼者，杭堇浦世駿與全謝山祖望本同以浙東積學之士

負時名，交契最密，海內亦同稱之。謝山後膺廣東總督聘，主講端谿書院。董浦以翰林在籍，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除束脩外，一介不取。雖門弟子偶以時物粗餽，亦峻拒之。而董浦則網載湖筆，以往乞粵。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售之。謝山大不謂然，貽書切戒。時揚州小玲瓏山館馬曰瑄，曰瑄兄弟主持風會，四方名士罔不歸之。謝山舉此事以告馬氏，他日董浦至揚州爲馬氏所詰責，由此恨謝山不已，而謝山之子弟不及知也。謝山既沒，輦遺集乞董浦爲銘墓之文，董浦不答，而刻結綺亭集序一篇於其道古堂文集中，詞意多所譏諷，於是世人始知二人交道之終隙也。此事見煙嶼樓文集，直書其事，毫不隱其姓名，必非妄。

董浦本有錢癖，洪稚存亦不爲之諱。云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床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在錢塘常與里中少年博於望仙橋下，錢文敏在城視學時，張蓋乘輿往訪之，杭方短衣聚博，亟以扇自障，錢下輿揖之，不可復揜，乃曰：「汝已見我耶？」錢曰：「正詣宅訪前輩耳。」杭曰：「吾屋甚隘，不足容從者。」錢固以請，杭固却之，博徒俱大驚。

莊諧選錄云：乾隆帝南巡，董浦迎駕，帝問里居何以自給，對曰：設荒貨舖。後問何爲荒貨舖，則



曰收買破銅爛鐵。卽日御筆書收買破銅爛鐵六字賜之。不知其說所本。

### 戴東原與章實齋

戴東原與章實齋嘗以論修志事意見不合，至於醜詆。觀文史通義可見。此猶曰學術之爭。然史識本非東原所長，古人云君子不以己所能者媿人，實齋之使氣亦可已而不已者。至實齋與汪容甫議論齟齬，幾欲揮刃。（見洪稚存懷人詩）則更敗興之尤矣。

### 程綿莊與鄭板橋

乾隆中揚州文酒之會最盛。按板橋題畫云：「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人同席，各攜百錢以爲永日歡。座中三老人，五少年，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瓊瓢，以變爲三老人，丹徒李御蘿村，王文治夢樓，燕京于文濬石鄉，全椒金兆燕棕亭，杭州張寶鶴仲謀，爲五少年，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又至，遂爲九人會，因畫九畹蘭花以紀其盛。詩曰：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

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座上以綿莊爲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攜去。程綿莊卽儒林外史中之莊徵君也，其風流勝槩亦如此。儒林外史惜未着意寫之。

### 督撫氣燄

乾隆中，江南總督黃廷桂氣燄頗盛，氣節士遂爲所陵侮。廣昌黃靜山永年以進士部曹爲常州知府，迎者俱道旁跪，靜山長揖而已。後黃以閱伍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黃弗善，以他事奏罷其官。見先正事略。黃督陝甘，又與袁子才齟齬，蓋驕倨性成者。

僧忠親王督師魯豫，見巡撫兩司皆不設坐，丁寶楨官山東按察使詣軍門曰：不設坐勿爲通也，僧王始爲之氣奪，見本傳。

### 陶澍與丁寶楨

陶澍督兩江時，裁鹽政，改淮北票鹽，汰淮南浮費，乃御史鮑文淳以辦理未能盡善劾之，澍自

知爲忌者所陷，乃覆奏，自稱實無把握，請仍設鹽政，奏上，宣宗怒責以朝更暮改，朕不能爲，如有天良，卽振刷精神，勉圖自效。謝知朝旨向之，乃再奏曰：……艱難情形，屢經因事縷陳，備蒙聖鑒，不料浮議之繁興不已，商情之悅服甚難，卽如御史鮑文淳係臣所革總商，鮑有恒近族，本籍比屋而居，鮑文淳未中進士時，常在揚州與鹽商來往周旋，茲蠹商被革，乾俸全裁，從前之每年坐食數千金數百金者，俱多怨恨，吹楚多端，兼聞揚人相鬥紙牌，繪一桃樹，另繪一人爲伐樹狀，以寓詛呪。其切齒於臣若此，實恐因臣爲怨府，致誤全局云。（道光十二年事，見陶文毅集。）相傳揚人繪美女於牌曰陶小姐，以肆揶揄。（見清稗類鈔）蓋不能形之奏牘者，猶不知凡幾，當時大臣任事之難如此！

## 江春霖祝壽

有清季年，袁世凱蓄意擅權，聲勢煊赫，巧官者無不奔走其門，持正立異者輒爲所排擠傾陷，以去。識者早知其禍國，而竟無人肯發其奸也。惟江春霖一疏劾之，足爲朝陽鳴鳳，是時世凱方以

五十賜壽，江疏卽以次日上。江庸趨庭隨筆云：江與袁向不通刺，是日忽親往祝壽，人咸異之。旋上疏論袁權勢之重，十有二，其一曰：親藩之重，冠絕百僚。向時親王書款皆言某親王，無稱名者。結拜弟兄則更未之前聞矣。乃世凱壽辰，慶親王奔勛去爵署名爲祝，貝子載灃則稱世凱，四哥而自稱如弟，對聯兩合，爲衆目所共瞻，薰灼一時，幾炙手之可熱。此交通親貴權勢之重。又曰：荐賢爲國，非以爲私。桃李公門，古人弗受。而世凱前後之所保舉，莫不執贄而稱門生。但舉顯而言，內則有民政部侍郎趙秉鈞，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外務部侍郎梁敦彥，右丞梁如浩，大理院正卿定成，順天府尹凌福彭之徒。外則有直隸總督楊士驤，出使大臣唐紹儀，吉林巡撫陳昭常，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屬。荐躋通顯，或有合於同升，認作師生，謂無私其執信。此引進私屬權勢之重。以上二條，皆其祝壽所偵得者也。

### 劉長佑與潘鼎新

相傳某藩司謁左宗棠時，見其差官偶未起立，（或云督署差官謁藩司抗禮平坐，致觸其怒，

似尤屬齊東之語。藩司以訴於宗棠，宗棠函命其差官盡衣黃褂，珊瑚頂爲藩司站班，藩司大窘云云。按此說恐係不諳當時體制者之傳訛。蓋藩司爲方面官，督轅差弁雖秩高自不得平行也。

光緒三四年，滇督劉長佑任內有一案，正與此事相類。是時滇撫潘鼎新奏參長佑，中一款云：藩司倉景瑜於衙參時被督署親兵揪扭補服，曳至大堂，始行釋放，並毆其隨丁。該勇丁一日譁譟，擁至內署，該督與知府魏鼎薰閉門以求，良久始散。此摺交川督丁寶楨查辦。丁之覆奏云：詢之署藩司倉景瑜，據稱二年七月衙參之時，該司前赴督署，家丁在前行走，至儀門外見有親兵在彼，坐而未起，該家丁用言吆喝，親兵意屬不服，該家丁用拳毆打，時儀門內有親兵數人聞鬧擁前觀看，經巡捕喝散，該藩司已至儀門，被毆之兵跪而呼冤，該藩司急欲前進，該兵牽住袍襟，事誠有之。經巡捕稟明督臣，將該親兵責革，並令隊長帶領與藩司服罪，實無揪扭等事。

鼎新與長佑交惡，既徵督撫同城之弊，亦可見湘淮將領平日水火之深也。蓋寶楨撫東時，鼎新任藩司帶兵，以軍務亦相齟齬。

## 公卿好士

乾隆中公卿猶有好士風。裘文達曰：修居石虎胡同，有一軒曰好春，門生賓客可不待通報直入其中。嘗歲終戶部送飯銀，卽分餉坐客。蔣文恪浦尤好客，但有薦書，卽館之門下，甚至不識其人也。文達嘗薦一人直入館中，卽命置臥具，曰：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排日出游，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詣廳事食，每歲終卽有老僕三四挾巨甕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卽置銀一封，封面題歲修五十兩，若旁有小榻，則置小封四兩以犒從者。其人居蔣邸二年，選縣令始去，竟未嘗與文恪交談，事見更生齋集。此事不可爲訓，然以視晚季公卿之厚自封殖者，其度量爲何如乎？

## 鴉片戰爭中之阮文達

乾嘉老輩，生際承平，似於氣節行誼少所砥厲。道光壬寅，英軍溯江至鎮江，揚州官紳聞風集

五十萬金犒師，冀免騷擾。其時阮文達以乾嘉樸學殿軍爲士紳領袖，實主其議，而梁苞林章鉅方在揚州作寓公，亦助成之。事見浪迹叢談及郎潛偶聞，可見士風之頹非一日矣。昔聞汪穰卿言丁儉卿在淮安亦謀餽英軍以棗栗燈鷄四物，隱寓早立登基之意，或係惡其鄉愿，爲此過甚之詞。

## 畢秋帆之幕友

淵如孫星衍在畢秋帆幕中喜慢罵，一署皆疾之如讎。嚴長明等作公揭逐之，末言如留孫某者，衆卽捲堂大散。畢見之，乃別構一室處孫，館穀倍豐於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事見更生齋集。畢幕中皆知名士，乃不相容如此。

## 讀史

曾國藩通籍後買二十三史一部，自課每日點十葉。王闓運亦自課點二十四史，每日可一本，且補晉以後諸史傳贊，蓋每人作贊一二句，自易記憶也。然其法止能施於列傳，而不能施於諸志。

讀史者尤宜於諸志觀其會通不應專以記誦人物事實爲能。王夫之嘗譏陳大士自詡三個月看畢二十一史，正謂此也。今人看書已不似古人之拙，能看畢二十四史殊不爲難。然肯用此功者殊不多見。惟新會陳垣曾以一年之力繙四庫全書一過。

### 赫德整頓田賦條陳

光緒二十九年，朝野以日俄交戰，急於練兵圖強，總稅務司赫德乃有整頓田賦以充練兵經費並統籌全國財政收支之議。大約謂中國地方寬長合計各四千里，應有八千兆畝，每畝完稅錢二百文，以二千文合銀一兩，八千兆畝折半計算，即應有四百兆兩。憑此定大計，應辦各事，有益無絀。又謂先自一縣辦起，漸推漸廣，縣分四段，出示限一月將地畝列單具圖呈核，示內言明現不派人丈量，任自開報，倘未呈報，丈出科罰，業戶報縣發給諭帖，持帖交納錢糧，一年一省辦清，二年六省辦清，三年全國辦清。又謂既得此四百兆鉅款，練兵四大隊，武備學堂四處，皆爲常備，限滿爲續備，又滿爲後備，十年之內，陸軍可五十萬人，年費五千萬兩。整頓海軍爲三大隊，購備二百四十船。



水陸學堂三處，共需三千萬兩。設機關局四處，備辦軍械共一千萬兩。京外各官俸養雜費年費一萬六千萬兩。各省設立學堂培植人材，年需一千萬兩。郵電入不敷出，補助年六百萬兩。宮內之用品一千萬兩。以上共需三百二十六兆。以所收四百兆計之，應餘七十四兆，以備不虞。尙有關稅鹽課等進款年約四五千萬，充作賠款，俟各款清償，將此等稅課盡行裁撤，使貿易自由，藏富於民。當時政府將其說帖下各督撫議覆，惟直隸總督袁世凱請節取其意，試辦清丈，餘皆痛詆其紙上談兵而罷。按赫德此說，實爲整理中國財政之計，乃迄今又三十年，不獨清丈未能辦，卽土地陳報亦尙阻礙多端，行之稍有成績者惟浙江一省而已，閒思陳事，爲之慨然。

### 郭嵩燾論言官

郭嵩燾出使回國，提倡新學，頗受鄉曲無識者之攻擊，其與會國廷書極言言官之誤事。

「管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詘」，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

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有忠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卽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氣大戒。宋儒則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採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錯出，人才勿論也，較其功過與其利病，敢直斷之曰：自宋以來亂天下者言官也，廢言官而後可與言治。諫臣之有專官，隋唐不得已之政也，其以諫爲名，猶曰所匡正者君德也，爲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隱也。豈若自宋以來縱言官之囂，賄賂恩怨，惟其所陳，既有罰矣，猶羣相與力護之，以是爲通言路，人心之蔽，豈有窮哉？故曰「知德者鮮矣」，自有宋大儒不能辨，故曰「民鮮能久矣」。唐宋之言官雖囂，尙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夷之專求實用，由中國虛文無實相推相激以贊成之，亦豈非天道然哉？

此論痛揭當時言官意氣用事之弊，可謂知言。

## 日本木材

南宋時有日本木材進口之事。

續資治通鑑一四七淳熙六年，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

武林舊事：翠寒堂以日本樺木爲之，不施丹雘，白如象齒。

神州古史考云：江濱有樺木營，樺木橋。考之前史，樺木日本國所獻，錢王臥巨石爲塘，中貫以鐵，大木爲樁，後人修理失時，漸次剝蝕，潮水衝激，合抱大樁，參天拔起，土人或盜木截爲器皿，文理奇緻，乃知卽昔所謂樺木也。

齊東野語：霽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樺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傾欹，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中……

# 京曹

有清一代，京曹官最爲清苦。巧宦於此間肆彘緣技倆，數年可冀得京察，外簡道府，若儒素安貧者，則止藉此閒曹爲讀書求友計，一代中以學術經濟鳴者，其得力多在爲京曹官時。今傳世之日記最富者，曾文正李越縵，試觀其在京時逐日所爲，可知當時風氣矣。論者或譏其食祿而不事，事爲非政體。然國家歲支有限之俸糈，以養成多數專門學者，俾得從容治其所業，爲更遠大之貢獻，其精神實與近代之國立研究院相近，未可厚非也。

往時京官俸入無多，僅恃同鄉印結，每年分得百數十金爲活，景况艱窘可想。藤陰雜記載杭州韓朝衡以翰林改吏部，嘗填曲述司官况味，窮形盡相。一時傳誦，錄其一節如下：「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先到，約債去東頭路須親造，急歸家柵閉溝開沿路遠，淡飯兒燒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着啞巴牲口無

戮草；况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分子乃京語謂慶弔也）。其司慰一曲則云：「回看家下，滿壁而今和古書籤挂，滿院的開和落花枝亞，笑相迎子婦牽衣閒戲耍，奴婢兒多寬假。鷄犬兒無驚，但博得夜眠時一枕神清暇。雖則久別家，把聖水孤山夢想還，（北音若誑，或書爲逛，謂閒游也。）廠的香車寶馬，趕廟的清歌雜耍。纔看了殿春風紅芍藥，又開到傲秋霜黃菊花。你便道茶園戲館太喧嘩，試與我窯臺攪勝多幽雅。况爭誇燕山八景，風日倍清華。」此一段描寫京官之閒情逸致，使人意興復爲之一快。大抵道光季年，張石舟何願船等提倡經濟，倭文端曾文正等崇尚性理；光緒初年以至中葉，翁文恭潘文勤等挖揚風雅，寶竹坡陳汝庵等砥礪名節，京曹人才號爲最盛。風會所趨，雖手無斧柯，亦儼然負朝野之望。此輩取選不同，而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超然塵壒之表，則約略相似。一從磨宣之交，外省奔競之習輸入京師，侈然以聲色貨利相尚，而前輩淳雅之風幾於掃地矣。汪穉卿筆記載閩京官四人爲食魚翅之會，費至數百金。有爲詩嘲京官者曰：「六街如砥電燈紅，徹夜輪蹄西復東，天樂看完看慶樂，惠豐吃罷吃同豐。頭銜強半郎員主，談助無非白發中，除却早衙簽配字，閒來只是逛胡同。」喧寂雅俗之殊，一至於此。民國以來，京曹多以兼差相

誇尙，除其本缺之俸三五百元外，在他部更挂一名，輒又得二三百元，黠者至月累數千元。民國九年以後，度支枯竭，政費不給，則千元之祿亦僅可抵二三百元而已。其獎勵奔競，殆彌甚於前清。然其中不缺讀書清修之士，衙期而外，徜徉人海，自樂其樂，猶有承平之遺風。今北平有名學者，多自彼時養望而成，今日之偉業也。

## 九 陌

觀丹垣之隱賑，覽綠樹之扶疎，馳道迢迢，其直如矢，此故都九陌之美也。經塗九軌，國有常經，古昔建都規模，類以衢路四通爲原則。漢之兩京，中爲馳道，唯公卿章服者得以遵行，兩旁則行人一往一來之道。漢人常用駟馬車，其寬亦可想矣。唐制宰相行沙隄，沙隄者，於街之中央，鋪沙隆起，以示尊異，則亦非廣衢不辦。宋以後古代一切文物制度逐漸崩壞，街政始不復修，邇國中無不苦行路之屈曲擁擠者。漢唐之盛已不復存人心目。惟有燕京承遼金之舊，元世祖明成祖二主又以雄略著稱，宏規大起，猶存古制。全城除淨業湖及三海爲水勢所限不能取直外，餘皆經緯相錯起

訖分明。街巷雖多而徑路甚簡。卽素未來游者，一覽地圖便可了然。又標準建築物甚夥，無論置身何地，不難一望而辨方向也。庚子以前，御道高出地平，輦轎經過，輒敷以黃土，平日則唯輿馬可行，重載車悉避兩旁土路。庚子後改修馬路，逾形廣闊矣。然當全盛之時，內城通衢皆是官房，整齊如一年久而後，官廳堆撥（營兵駐房）及臨時售物之棚肆，逐漸侵占，官道始覺稍狹。試至正陽門牌樓及東西四牌樓一驗牌樓石脚，可知當日官道之寬猶在今日一倍以上。更檢東華錄金吾事例等書，屢申禁令，卒等具文，有由然矣。嘗閱嘉慶中之唐土名勝圖，西直門月城中已有售物之肆。紀文達嘗舉宣武門月城內之「大六壬市招」對「小二酉書肆」，至今此項命館卦攤猶在。（最近宣武拆去月城始已）可見乾嘉以後市衢已欠整齊矣。

庚子後大興馬路工程，主其事者殊缺遠圖，商人復恣意漁蝕公帑，致路基不固，又不修暗溝而僅以甃砌明溝於路旁，大爲觀瞻之礙。又都中重載大車鐵輪最易傷路，往往填修不久，輒復坎坷。民國九、十年間，市政公所曾製定標準鐵輪，增加寬度，又嚴禁大車經行馬路，始稍獲保全。然市政經費支絀，僅修新華門前柏油路一段，餘皆仍爲石渣路。直至近二三年市政府成立，路政始漸

可觀。不獨通衢，卽稍寬之胡同亦紛起而修馬路矣。

秦始皇之築馳道也，樹以青松而隱以金椎，蓋路之砥平，必賴堅築。往時惟城外有石道，而城內通衢僅中央御道稍堅，餘皆泥土，久晴之日，車輪一過，塵起漲天，塞人耳鼻，塵中又雜馬矢，穢惡令人欲嘔不得。若遇大雨，則足底盡爲泥濘。北人不慣徒跣，雖塗泥滿其履，仍復躊躇而前，此狀尤令人不耐。昔人「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一句，真寫實也。南人至北，無不厭苦之。凡曾至南方者，皆熟知其城市湫墊汗濁，天又恆陰，簷溜浙瀝，街泥滑達，亦實爲行旅之苦。顧彼有一長，則街中多鋪石耳。北方少雨，除夏季外，經月不聞瀟瀟之聲，殆以少雨之故，遂無人注意築路邪！自修馬路以來，此患亦蠲。惟胡同之中，遇雨仍不易行。近年南北氣候互易，夏雨亦較往年爲繁，此事還須整頓。

有清盛時，東西郊皆有石道，西直門外直抵淀園，巨石方整，最爲偉觀。民國以後，改修馬路，卽以此石移砌路旁，作人行道。然支路仍沿舊未改，若赴燕京清華兩校，尙可見當時原狀。北道最後一次之修理，在道光十一年，時當一八三一年，於今適逾百年。東華錄載是年上諭，因恩慕寺前



(燕京大學門前)有石數塊，已現圻痕，申斥承修人員。足知其時紀綱已漸弛廢，履霜堅冰，卽此其肇端矣。夫國力之盛衰，卽小事可驗。故漢書言宣帝中興，百工技巧咸得其用。嘉道以後，工藝一切皆呈退化之象。卽以建築而言，光緒間之頤和園，已遜於靜明園，而宣統間之攝政王府（民國二十年爲市政府）竟至窳陋不堪寓目。此論北都建築者所不可不知也。雖然，試涉足於此縱橫巨石之間，見石上轍痕歲久積成巨罅，彷彿若觀百年以前文武衣冠，昕霽奔走車馬趨避之狀。百年幾何，街石猶在，而人事已全非矣。王闖運之詩曰：「長堤珂轡往來路，誰信如今走狐兔。」石若能言，其感慨爲何如耶！

古者建國，甚重溝渠。漢魏唐都城皆有御溝，唐人尤豔稱之。明溝本古制也。但古之溝廣水脈貫通，林木蔭覆，不僅資宣洩之用，亦以助游觀之娛。想其爲狀，當極靚雅。元明建北京時，其溝渠之制本至精偉。計東有玉河，西有大明溝，皆自北而南，以洩東西城之水。金水河自禁城西北引入，橫天安門而過，以會於玉河，以洩大內之水。其他地之以河名者，皆溝渠之類。若臭水河、泡子河，是都城以內，有此點綴，以時啓闢源泉滾滾，綦拂市街，亦猶古意也。康熙中，上諭曾開掘禁中暗溝，乃以

精銅製成者。聖祖因言明人之侈。然爲久遠計。自不得不然。自禁中以至於四城。溝管遍布。惟皆以甌石砌成。非復銅製耳。歷年既久。時苦淤塞。故每年常須疏濬。有清一代。屢以詔書飭令疏濬。京師溝道。然後免於水患。當開掘之時。泥土翻騰。惡臭四達。行人必佩蒼朮大黃以辟之。或有中惡而斃者。光緒間人以「開臭溝」對「張香溝」爲謔。卽指此事。往時居京師者以此爲苦。可知然此亦惟南城狹巷爲然。內城大街亦不爾也。大雨之後。曾不轉瞬。積潦已除。從無積水沒脛之事。皆由溝渠之制夙備也。當時建國貽謀之遠若此。數百年後人人蒙其利而不知其所以然。古帝王之功不可沒者。此類是也。

北都街市既皆經緯分明。行人絕無迷路之患。加其路牌指示分明。每牌必書明某街南口抑北口。每戶門牌亦逐一注明街名。使人知所循導。所可惜者。民國以來。警廳屢改街名。如羊肉胡同改爲洋溢。臭皮胡同改爲受壁。奶子府改爲迺茲府。鷄鴨市改爲集雅市。不知街名自含歷史性。豈容任意易以毫無意義之名。使後人忘其來歷耶。警廳不學無識。宜其若此。今後市政府宜一切改從其朔。縱使患其字不雅馴。亦應酌易音義相近之字。仍考證舊籍。以其原名附載其下。庶乎古蹟

不混耳。

## 光棍

都市社會中例有作奸犯科慙不畏死之匪徒，自成團體，爲社會之蠹，漢書所謂「長安惡少年」者也。北都謂之「光棍」。三十年前，其勢尤橫。王侯與之爲伍，刑網所不能施。大抵其人亦分數等，家有資產而游手好閒喜與人事，時復急人之難，若古游俠之爲，此其上焉者，號曰「陽面字號人物」。有恃血氣之勇，睚眦小怨，則以白刃相加，斷脰決腹而不悔者，號曰「烏兒鬼光棍」。其專事窩娼聚賭抗官拒捕者，俗諺之曰「手提腦袋找飯吃」，蓋等而愈下矣。

別有所謂「兩個手指頭」者，相傳本爲鬻童之號。貴人多好男色，此輩挾其主之威勢以橫行於市井。市井中有欲設娼寮開賭館者，必先與一光棍聯床第之好，儼如夫婦，謂之保駕，則其營業可得保障。此種娼寮在西直門外之黃土坑，朝陽門外壇夾道，德勝門外校場邊，賭局亦然，多在郊外。

光緒庚辛之交，有「西城梁德寶」「東城小松七」之謔。二人皆貴胄之變童而兼嫻武技，專以逼良拐賣爲事，徒黨如雲，橫行里巷，莫之敢詰。其服御至爲詭異，以庫金（金色之絲織品）爲相衣，綵繡爲檐褕，繡履羅襪，非男非女。其額際以指摺作小十字文，崇崇若貫珠，兩鬢各貼小藥膏，而飾以蝴蝶。服之不衷若此，而可招搖於輦轂之下。妖由人興，識者早知紀綱之掃地矣。民國以後，警政稍嚴，此輩光棍亦漸斂迹。

## 茶 棚

凡進香之地有茶棚善會，乃古代社之遺意也。社本爲民間公有之信仰，於是於祭神之際，爲飲食宴樂以娛與祭之人，既有飲食宴樂，則不能不有團體之組織。春秋「公如齊觀社」，魯語說此事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蓋已近於後世賽會之舉。漢書陳平傳云：「里中社，平爲宰。」御覽引董卓別傳云：「時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飲食。」皆可見古人以社爲公衆娛樂之機會。魏晉間社之組織有所謂社老、社正、社史、社民，由此漸變爲公衆集會之團體，近今社會一詞，初意如是也。

妙峯山在京西北七十里，宛平縣屬之玉河鄉，由西直門出城，過頭和園漸入山谷，凡有四道，曰中道，取大覺寺；曰中北道，取北安竄；曰南道，取三家店；曰北道，取最各莊；以南道爲最幽勝。山行險峻，絕頂高寒，每至香期，沿途置備飲茶給膳更衣之所，宵間更燃燈燭，以照夜行，此皆富而好施者所贖資共建，而負販博利者亦羣趨之，所謂茶棚善會者此也。廟祀碧霞元君，與齊化門外之東嶽廟相爲表裏，按漢魏間人以泰山爲主人生死之神，鹽鐵論風俗通義皆言泰山進香之事故，此風沿襲自古，爲吾國宿有之信仰。

據奉寬妙峯山瑣記，歷考其緣起，謂「茶棚在豐臺看丹村樂王廟者，啓帖謂始於前明萬曆戊寅年，卽京師各關廂之茶棚庵，至近亦必建自明初。其他各會，類如白紙神帳之舉，則自萬曆十三年創立於朝陽門地東嶽廟，「槓子」爲古都盧尋檀遺意，「高躋」「秧歌」卽列子之宋人雙履，「獅子」見白香山詩，「五虎棍」相傳是宋時太廟樂舞，「十不閒」本名鳳陽歌，謂起自明太祖。」此於古今風俗之變，參得微意矣。蓋都市生活未發達以前，民衆不能無娛樂之機會，惟有歲時令節，報賽明神，得於其間，雜陳百戲，歡欣鼓舞，爲盡日之娛，杜詩所謂「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真

能狀民間風俗也。奉氏又云：「綜各路新舊茶棚善會社火，自光緒庚子前以迄近歲，見諸各處啓帖暨靈官殿石刻題名，並漢軍壽麟氏所鈔記者，得三百十餘，其實尙不止此。……承平之世，京郊順直隨處皆有，莫能詳也。凡社火以未朝妙峯山者爲恥，儕輩輕視之，通例又以曾經奉御者爲皇會，許用黃旗黃輓，且以「萬壽無疆」四字標榜其籠望焉。（籠望者揭字於旗或籠以爲徽識之謂）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記當時廟會情狀云：

「歲四月十八日，元君誕辰，都士女進香。先期，香首鳴金號衆，衆率之如師，如長，令如諸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塵風汗氣四十里一道相屬也。輿者，騎者，步者，步以拜者，張旗幢鳴鼓金者，輿者，貴家豪右家，騎者，遊俠兒，小家婦女，步者，寡人子，酬願祈願也。拜者，頂元君像，負楮錠，步一拜，三日；其衣短後，絲棍光乍轆屨，五步十步至二十步拜者，一日。至，羣從游間，數唱吹彈以樂之。旗幢鼓金者，繡旗丹旂各百十，青黃卓繡蓋各百十，人首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昇木製小宮殿，曰元君駕，他金銀色服用具稱是。後建二丈卓旗，點七星，前建三丈繡幢，繡元君號。橋旁列肆，擣麪角之曰「麻胡」，餉和炒米圓之曰「歡喜團」，稽編盤頭饅頭曰「草

帽，「紙泥面具曰「鬼臉鬼鼻，」串染髮釐曰「鬼鬚。」香客歸途衣有一寸塵，頭有草帽，面有鬼臉，有鼻有鬚，袖有麻胡，有歡喜團，入郭門軒軒自喜，道擁觀者嘖嘖喜，入門，翁妻媪子女旋旋喜繞之。然或醉則喧，爭道則毆，迷則失男女，翌日頗有可審聽焉。」

此段文字艱澀，不離明人窠臼，然凡曾於四月間至北都者，於西直門內外遇此等形狀，輒深歎其妙肖也。奉寬所記補入近時風俗如次，

「靈感宮外有賣絨綵蝠勝花蝶抹額之類者，爲福兒，回香人買戴頭髻，謂之「帶福還家，」戴帶蝠福音同也。山人伐嶺後挑枝市之曰「挑木棍兒，」下山者，人枝一挺以行，攜至家用以攔門，云可辟惡。上山者曰「賣香，」下山者曰「回香，」不分何色人，見面每以「虔誠」二字相問訊，有山輿乃一圓椅，上施人字帳，唾盂布拂皆具，四人舁之行，名「爬山虎。」乘者無分男女，擁裘帕首，絃服靚妝，錦簇花團，照耀巖谷。亦有村兒閒漢，以荆籃代客負行李，名「山背子。」光怪陸離，發揚踴躍，看取村歌社舞，依稀復夢昇平也。」

近數年當道嚴舊曆之禁，獨此事尙不能剷除，良由鄉村男女，別無娛樂之可言，人情所趨，難

於懸法以待，是在政府因勢利導，去其迷信而發揚其社交精神，使民智日開而古風仍不盡泯，斯爲可耳。

## 同仁堂

往日都門藥品，見重於遠邇，不獨人參鹿茸出自北方，入都者必購以分貽親友。其他特製之丸散，馳名甚久者，幾指不勝屈。略舉其尤在人口者，如同仁堂之「七厘散」治跌打損傷，王回回之「狗皮膏」治虛寒，馬應龍之「定州眼藥」治昏翳，一小堂之「獨角蓮膏」治腫毒，雅觀齋之「保赤散」治小兒驚風，皆有神效。尤奇者，東安門大街之東安堂所售「百效膏」，限於四月初八日盡一日賣之。天甫黎明，已有剝啄肆門求市者。至午後申酉之間，存貨已一空矣。則必預定若干，至五月二十六日補賣一日。此蓋肆主工於心計，故神其說以居奇而速售也。此物傳云能治百病，既非內服之品，病家往往樂於一試，偶有效驗，聲譽遂增。又「萬應錠」能瀉內熱，北方氣候亢燥，冬季日近爐火，易致內熱之疾。偶有小恙，服之最宜。則各店皆售之，非一肆所得專也。其他自稱秘



方配合出售者，不能一一舉。

藥肆獲利最豐，以同仁堂主樂氏爲巨擘。創自康熙年中，其分店遍於四城，遠及津滬，歷年久長，子姓蕃衍，封殖之厚，近古無匹。與開瑞、扶祥、綢緞店之孟姓相頡頏，而營業之盛又過之。此兩家皆貨殖傳中人物，惜無史家傳之耳。

南城參茸店爲豪貴之營業，例如兼售他藥，其閤閤高大，棟宇濃麗，擬於王侯之居者，比比皆是。不似同仁堂之湫隘，不改數百年前舊觀也。其營業大與時代相背馳，恐不能久存矣。

## 古董

燕京中冷攤小肆，常可得賤值之物，惟須有閑工夫耳。前人所記不一，茲彙述之。

隆福寺逢九十日有廟會，有王翁抱幼孫，年方十歲，往游。見一紫檀界尺，甚愛之，強翁買歸玩弄。偶擊几上，豁然一小抽屜脫出，中藏東珠十枚。翁狂喜，驟獲珠售價，加以營殖，遂成巨室，人呼爲珠子王家。

又一士人偏游東華門，見骨董肆中懸小皮篋，時夏月，思襯腕作書頗涼爽，以二百餘錢得之。數日皮縫裂，中藏東坡行楷十幅，倪迂山水十幅，皆真蹟也。售之得二十金。

黑市大抵皆鼠竊輩，詐偽百出，貪錢購覓，往往被給，亦間有獲厚利者。桐城方某乘夜往市，一人以袂裏一裘求售，捫之袂頗光滑，裘亦輕軟，以賤值得之。迨曉起視，則錦袂裏貂裘一襲，不覺狂喜，展裘墮地有聲，又得珊瑚數珠一串，嚮之陡獲千金。

杭州張某游京師數年無所遇，因極欲歸，苦難就道，聞多棋竿廟神甚靈，凡人命注財祿皆可預借，驗後酬以棋竿或二或四，久而成林。張因往禱，夜夢神教其往神武門以俟，醒而異之，如言往，竟日杳然，如是月餘，寢倦矣。一日候至日中，飢甚，姑向餅師謀果腹。見壁間荒貨店有鐵象棋一合，漆光黝然。張素嗜此，出數百文買之，持合回寓，進門蹉跌，合碎子拋滿地。有一二子略致墮損，微露黃質，細視皆渾金，而外塗火漆者，秤之得百四十餘兩，遂擁貲歸。

萬壽點景

清代帝后萬壽盛典例有點景，謂於宮廷衢巷建綵坊劇場以申慶祝也。最後一次爲慈禧后七旬萬壽，今西直門大街尙略存官房遺址，可想其盛。頃讀李紱穆堂別稿，有萬壽圖記一篇，述康熙中由暢春園點景直至大內之次序，可謂大觀。略述如次：暢春園宮門起，結大綵坊，門外清梵寺建經壇。其東太平莊有通州回民陳魚於道左。稍前爲淮揚耆民及漕運旗丁造物。又前爲木質竹理之劇臺一。又前爲葡萄長亭，以綠綵爲葡萄，橫蔭數畝，旁翼以百蝶小軒，外周以花籬。前至皇莊關帝廟，二旁爲松亭，又前松牆百餘丈，路左龍山重臺，前爲牡丹圃，圃下爲荷花池。自太平莊以往皆夾道，燈牆綵廊，凡三里，爲皇棚。綵簾黃幔，左右爲園林小景，是爲蘇州臣民慶祝。以後各省皆如之。入西直門後則爲王公都院百官所結綵坊經壇劇臺等，由西四牌樓起陳設樂器，由西安門起陳設鹵簿。大抵點綴景物，不外屏聯綵幃花樹古玩百戲燈火鼓樂，無論盤路取徑與否皆如之。太平時，酣熙奢縱一至於此。洎於今日，已如春夢無痕。惟故宮所藏內務府檔案尙略有可考見者。外間私家所記，當以李氏此文爲最詳。

## 崇文門

崇文門稅務爲有清一代稅政，入京者無不苦之。按其原意，本以抽收茶酒煙布等稅，每年額徵據戶部則例所載僅十萬兩有奇，乃主其事者輒縱容差役，任意訛索。雍正二年諭旨已云：崇文門收稅及分委各口收稅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行李絡繹，豈宜苛刻滋擾等語。嘉道以後，屢有嚴行申飭之旨，諭旨中並有每衣箱一隻勒索銀二兩至八兩之多之語。是在上者非不知其弊，特以此稅爲內務府人所把持，積蠹相需，而不肯去耳。民國以來，沿故習，不屬於財政部，而直隸於總統府。直至民國十九年北平市政府改組，始澈底去之。往時火車入站尚須受一度之搜索，今免此厄矣。

明代入京之稅，重河西務張家灣而不重崇文門。據明史食貨志及明會典實錄言：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不貨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委戶部御史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鈔關之設自此始。成化中又令順天府委佐貳官於崇文門

宣課分司監收商稅。御史陳瑒言崇文門監稅官以培克爲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嘉靖初革京城北門之稅，萬曆令初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軍，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是明代雖有崇文門稅關，尙非所重也。

## 市 招

寄園寄所寄云：「市肆初開，必盛張鼓樂，戶結綵繒，賀者持果核堆盤，圍以屏風祀神。正陽門東西招牌，有高三丈餘者，泥金殺粉，或以斑竹鑲之，或又鏤刻金牛、白羊、黑驢諸形象，以爲標識。」都門紀略亦云：「如大柵欄、珠寶市、西河沿、琉璃廠之銀樓、綬號，以及茶葉舖、靴舖、藥舖、洋貨舖，皆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令人目迷五色。」近日門面多已改從洋式，而堆紅縷翠，仍守舊風。一過鬧市，真有五色令人目盲之感也。

肆招例用成語。野獲編載都城名對，如「珍珠酒」對「琥珀糖」，「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麻姑

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奇味薺米酒」對「絕頂松蘿茶」。此是明萬曆間通行之語。今則惟地道藥材尚沿用之，餘均未見矣。相傳紀文達亦嘗集市上招牌爲對，如「神效烏鬚藥」，「祖傳狗皮膏」，「追風柳木牙杖」，「清露桂花頭油」，「博古齋裝裱唐宋元明名人字畫」，「同仁堂販賣雲貴川廣地道藥材」，則今尙大致無異。

寫市招之字最有名者，嚴嵩之西鶴年堂及六必居矣。餘惟琉璃廠等處書籍文玩舖尙間有名人手筆。光緒季年風行王坊之字，有「有扁皆書坊，無腔不學譚」之謔。坊爲山東翰林，魯人之營商者相率標榜之，實則陋劣不能成字也。近日王府大街一帶漸多用新藝術體之字矣。

## 紙坊

彰儀門內白紙坊一帶，居民以廢紙入池，製爲各種粗紙，以博微利。地以此得名，街巷中有負筐之貧婦沿門乞字紙，而以火柴一二盒爲酬。曼聲唱曰「換取燈兒」，卽爲此也。製成之紙號曰還魂紙。其中往往仍存字蹟，迷信者以爲靈瀆字紙，輒創爲惜字會館，聚而焚焉，以免踐踏。其實乃

至無意識之事。而其歷史亦頗悠長。趙懷玉撰梁家園惜字會館云：『吾鄉惜字之會，康熙間先恭毅公創之，京師無有也。乾隆三十九年同里施君韓等始於梁家園捐金購屋。』順天府志云：『近來官京師者捐辦不止一處，而梁家園惜字會館實創始焉。』

## 倉

往日南漕到京，積米之倉皆在東城一帶，取其自通州起運，卸載爲便也。計朝陽門內有祿米倉、南新倉、舊太倉、東直門內有海運倉、北新倉、富新倉、興平倉，其在城外者猶不止此數，每年各省漕糧四百七十三萬餘石，百官俸祿京旗兵餉皆取給於是。據會典取載，建倉之制，每倉以五間爲一廠，每間七椽六椽，每廠頂各開氣樓一座，廠底甄砌，上鋪木板，廠門及牆下均開竅穴以洩地氣，每倉有官廳官舍科房石壩土壟。自庚子以後，廢河運，倉皆棄置；民國以後，改爲陸軍被服廠及醫院。然舊日之倉書，多以侵漁致富，今猶間有存者。改革以還，舊染污俗多未能一一洗滌，惟書吏與衙官爲千百年來政治之蠹者，則剷絕其根株，僅能閉門度其優閑之生活，不敢復出而多事。古人

有知，應亦許爲快事也。

## 正陽門樓

正陽門護樓敵樓之間，原有月牆。而中華門（舊大清門）以內復有千步廊，是爲元明以來舊規。歲月既久，商民麇集於此，資以營業，儼然商場。環月牆東西謂之荷包巷，行人輻輳，擊擊肩摩，以事出入者轉以爲苦。都門竹枝詞有曰：「五色迷離眼欲盲，萬方貨物列縱橫，舉頭天外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可想當年景物之繁麗。庚子之役，焚燬無遺，嗣後修復門樓，其餘遂不可恢復矣。民國二年，國務院有規畫全城電車之議，由內務交通兩部組織委員會，決議將東西月牆分別拆改，東西各闢二門，凡工程費十八萬餘元，收用民房又七萬餘元，四年年終工竣，於是崇樓翼然，周衢洞闢，石闌芳草，別成境界。若能將兩車站附近惡劣之廣告牌一併拆去，則國門尤壯觀，顧自十七年以後，將正陽門敵樓改爲電影院，近又改爲國貨陳列館，市容狼籍，愈不堪矣。

正陽門月牆內左右列關帝大士廟各一，由來甚久。關帝廟似尤古。寄園寄所寄云：關夫子廟



獨顯京師正陽門者，以門近宸居，在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至者必祗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羽，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思齋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殞知天下。祠有焦坡撰畫其昌書碑。自明以來，京師士女香火不絕。京朝士大夫頗喜往間休咎焉。王阮亭年譜李越縵日記皆詳載之。又俗傳明世宗以宮內所祀關像形小不愜，命工製一大者，既成就，卜者問焉。卜者曰：「舊像永受香火，新像命運遠弗如之。」世宗乃命以舊像付前門守城卒，而祀新像於宮中，意以答卜者，不謂卒如其言也。其相對之大士廟，相傳明莊烈帝聞洪承疇殉難，建祠以配關公，嗣知已降，撤之奉佛，皆不甚可信也。

